



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 偉大的舵手
毛主席萬歲 萬歲！萬萬歲！

林彪 一九六五年五月

前 言

一声春雷，响彻了青海高原；东风万里，驱散了青海高原的阴霾迷雾。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首先发现了青海问题，洞察了“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反革命本质，英明正确地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为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平了反，扭转了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拯救了青海二百万各族人民。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河深海深，不如您老人家的恩情深。您是我们最亲的亲人，您最支持我们革命，您最支持我们造反。在那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想到您，我们心明眼亮；想到您，我们意志如钢；想到您，我们浑身上下有力量！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有多少贴心话要对您说，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要对您唱！千遍万遍地欢呼，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千次万次地欢唱，也唱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敬仰！

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您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接过来，传下去，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资产阶级的反，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伸向青海的魔爪，批倒批臭，把它们的根子挖得一干二净！

敬爱的毛主席，您给我们撑腰，我们一定给您争气！我们决心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您的伟

大思想。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刀山火海挡不住，海枯石烂不变心！

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我们衷心祝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
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最高指示

领导我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級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九六页

我們应当相信羣众，我們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九页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七四页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儉

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八页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九九页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一〇一页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林副主席关于青海問題的指示（摘要）

（根据记录整理）

時間：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时。

地点：京西賓館第一层會議室。

會議由周总理主持。

青海問題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們沒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把問題完全弄顛倒了。青海問題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鎮压。

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止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勤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鎮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未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鎮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有的群众面向东方，手挽着手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呼口号：打倒赵永夫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青海問題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教导纵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的鎮压，法西斯的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沒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沒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們都很重视，觉得問題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問題。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是反动的，也

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所以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

这件事是和王昭有关系的，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密切，和彭真、刘澜涛是有关系的，是个坏蛋！青海公安总队改编成独立师时，王昭就把独立师交给了赵永夫掌握，不交给刘贤权同志，所以独立师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记不清）王昭是坚决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的急先锋。是操纵保守组织与八·一八死做对。赵永夫在镇压八·一八以后就急于把王昭做为反革命的“三结合”对象。这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作出七条决定（中央决定已公布张贴）。中央这个决定很好，把青海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海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你不打倒赵永夫，他就要打倒你刘贤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軍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关于青海問題的決定
和中央首长关于青海問題談話紀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卹。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

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



必須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輸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轉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林 彪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見會議紀要

时间：1967年3月13日17时——21时

地点：政协礼堂

接見首长：关鋒、戚本禹

王相喜：（敘述自己在二月二十三日前后的见闻）

戚本禹：你们谁见过刘贤权？

张金莱：谈判的最后一次他们推出了刘贤权。
王滨友：

（王相喜述说“孤儿事件”“民和事件”……）

冯国良：敘述“六·三社论”“民和”“孤儿”“胡天申”……

戚： “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

关 鋒：新青海日报刊登过。

金 莱：名字是“风展红旗过大关”。

相 喜：……

戚： “八·一八”把矛头对准谁？

冯：王昭、韩洪滨、午人、韩明……

相 喜：……杨守礼。

戚：杨是“八·一八”开除的？

喜：对。（详细敘述“二·三”有关情况）

戚：（对关鋒）捍卫队都说不是事实。

喜：二月十四军区要接管报社……抓青海日报的歪理……

戚：我们见了。

喜：……我骂捍卫队，有人硬讲我骂解放军……我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不允许我喊，说我是“反革命”……我的耳朵都打流血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公安厅（戚点头）……（又边听边点头）他们说我是冒牌三司，我读了全称，他们说哪里是三司的？（戚、关付之一笑）……群众说，人家外地红卫兵来西宁革命，有缺点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样。……

戚：群众？

喜：……那个医院帮助我。

戚：那个医院同情你们？

喜：……二月二十三……我的衣服被抢了，我现在的衣服都是别人的，……我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说我是嚣张……那天十分冷，下雪，……两个无辜群众被抓，他们脱了皮大衣舖在地上叫我躺……（戚插问：哪里的？）……（戚：二月二十四你已经不在报社了？）我还没讲完。……南滩监狱抓

了八千多人……（关：八千多？）大院都满了……我可以保证八·一八沒枪也沒开枪……（关：你在报社吗？）我们四十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证……

“火车头”……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戚：为什么上？）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我们的刘凤池也被打伤。

金 莱：（对关锋）刘凤池你认得吧？（关点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关又点头）（关对戚：广播学院的）

喜 ；……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戚：笑了笑）

金 莱：您看。（送上一份）

关 锋：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沒有？

喜 ；……

滨 友：××同志已经表了态？！

喜 ；把巩恩环同志定为“反革命”，巩最先为“六·三”社论平反。

冯国良：……章科伦、巩恩环等同学帮助组织了“八·一八”……

喜 ；……林总的……

喜 ；贫下中农红卫军。

滨 友：他们中有地富反坏……

金 莱：我们调查过有材料。

喜 ；……监狱的生活是很苦的，……一个老头讲：你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戚：那个老头是谁？）……夜间两碗稀饭……许多同学坚持不了……（我们在牢房里，那晚上军队去的特别多，传说白色恐怖加深了，狱里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了……我们就是死了，也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清华许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八天手铐，还带背铐……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

戚 ；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会事？！

喜 ；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 ；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 ；（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 ；……“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吟，“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 ；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沒看见死人。

众 ；我们都在现场。

戚 ；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

关 ；当时你们提引“红旗”的文章是不合适的……

金 莱：我们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不应当把矛盾公开化。

(送交四份分刊)

戚 : (翻阅)战士来信是真的吗?

喜金 : 沒錯,我們有許多。張凱民被逮捕了。

喜 : 一个殷科长……

冯国良: 我和王仲山在一起,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肿了。

戚 : 他没有搞妇女?! (就是那个……——对关锋)

喜 : ……

王振宇: 军区还放出风……

戚 : (拿出一叠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

报社有电台? (答: 原来就有)

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 (答: 造谣!)

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 (答: 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王相喜: 抓我们人的时候,捍卫队有人揸枪,我们同学亲眼见,这一点他们逃避不掉。

振宇: ……

关锋: 你们知道刘贤权这个同志怎样?

众 : ……

关 : 大街上已贴了罢刘的官?

戚 : 你们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喜众 : 我们认为他是好人,刘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

喜 : 二十三日军区內还开会,据了解开枪问题还不能一致。

戚 : (问那里的组织)

关 : “革命派内部打内战”口号是错误的。

戚 : 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

金美云: “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关系。(详谈)(关重视)

戚 : 你讲的“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

金 : 王先赞讲的。(他是公安厅工作人员)

戚 : 王从哪里来的话。

关 : 王先赞讲的。

陈代海: (详述二·二三事件)

(关、戚异常重视)

戚 : 谁先开的枪?

陈 : 军区先开的。

戚 : 报社有没有枪?

陈 : 没有。

戚 : 没有迫击炮? (没有!) 没有机关枪? (没有!) 没有手榴弹? (没有!)

陈 : 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戚：程××不在青海吗？

陈：……

关：青海日报社中有沒有这回事，报社內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烧死，有沒有？

陈：沒有。

戚：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陈：沒有！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

戚：关锋同志提的问题你能确切回答。

陈：沒有，他们揚言叫我们去看尸体，至今未帶去。

戚：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一回事）。你们打了人家沒有？

关：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纪大的流氓？

戚：坏人。

陈：我们厂的沒有。（陈曾下厂劳动）

冯国良：他们现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十分气愤）北京不许抓，中央有通告。

金莱：他们是秘密抓人。

戚：（对金莱做手势，示意保护起来）

关 锋：最后我说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调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三次强调）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的就要坚持，真理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点，今天在这儿谈，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问题，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们会想一想对那个阶级有利。

戚：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

戚：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

关：我们回去研究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見會議記錄

时间：1967年3月21日21时——22日凌晨3时30分

地点：政协礼堂

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鋒、戚本禹、穆欣、肖华

王 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钟戒严了，11点左右……

肖 华：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 伯达：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
×××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辩论，捍卫
队就打你。

戚本禹：捍卫队打人？

陈 伯达：打，×××也有人打人……

张惠英：我在报社，哪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篷里拉出来的。

戚本禹：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没有枪？

张 惠英：没有。我有证件那儿都可以去。

肖 华：报社楼上有没有枪？

金 莱：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没看见有枪。

戚本禹：二十三日你们谁在楼上？

王建义：我在。……没看见有枪。

戚本禹：小桥死人最多？

陈存秀：我在小桥。……军区的喇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本禹：军队的车宣布的？

陈 伯达：……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肖 华：谁先开的枪？

陈 伯达：军队从北向南打。

王 力：步枪？机关枪？

陈 伯达：步枪。

（肖、王、关看图）

关 鋒：第一枪喇叭没打坏？

陈 伯达：11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11点停止广播，否则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负责。

王 力：他们11点10分开枪。

陈 伯达：……有四五排手挽手……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

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

……（无声）

那些人怎么死的？

陈：……两点左右从宾馆打来两颗信号弹，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纸壳，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

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语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红卫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11点要采取行动。

肖华：那个宾馆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

关：为什么能打到？

王力：那个地方高？

肖华：几挺机枪？

滨友：两挺吧，不详。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来看）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那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付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没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

肖华：（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

陈：“首都红卫兵报”“通令”

肖华：没别的？

陈：没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关：（问帐篷里的情况）（康老、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13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
（伯达翻阅青海日报）

王：……我挨了一拳。

戚：谁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个揸枪的×××……他们打我，给我一张纸，我写了个强烈抗议，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19日。23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一个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绑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给我们同学带上揸拷。每天给两张纸，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间一天就五分钟，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现坊也没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凤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约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没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又讲没枪。三月一日下午五点钟，他们把我们 from 监狱里押了出来，送到了党校，进行“整训学习”。（实际上，当时党校是一个监狱外的监狱，首都三司和外地红卫兵并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四十四个刚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同学，被押到党校，强迫我们去礼堂开会，听“卫戍区司令部首长”报告。我们刚进会场，一个“卫戍区司令部首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南滩监狱里来的！！”当他听我们的口气不对时，他讲：你们不是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你们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是“集中审查”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借那里（指南滩监狱）的房子用。……（众首长皆笑）我们大的二十二、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问张惠英多大？）

戚：他（指张）在报社，你谈谈吧！

张：……没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声。（众首长又笑）

肖华：你听过枪声吗？

张：连串的没听过。……三司的宣传车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啥语录、演节目，许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问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顽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许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说话，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车头”认本单位的人，认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员打……一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给包，这个工人活活地疼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骂我小顽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

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说：“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孩，脑袋都被砸烂了……”他们说：“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篷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天了。”……有些帐篷我经常去，根本就没有见过死人，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人上来就打，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骂，还抢我的纪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给，旁边一个人讲：“纪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唤人，关、戚交换意见，伯达过去了。）……他们不光有枪，还有园盘的枪（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车……。

肖 华：（向张）与你讲话的人（说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哪儿进来的？

王相喜：（答肖）……在火车上抓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车头”真“勇敢”（重复14日情况）……一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没死，被剪刀剪断了咽喉死了。

肖 华：没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

王相喜：（解释）

伯 达：你们的同学回来没有？（答：没有。）应回来反映情况。

肖 华：打了电话，昨天……。

康 老：你们有数没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

戚：（对康）给他（指肖）了。

肖 华：（对金莱）我打了电话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没有？

众：没有。……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

康 老：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到帐篷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

张：四个。

肖 华：死人像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

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

肖 华：是烧死的吗？

张：×人讲是烧的。

贾：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

一个××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没找到呢！……血还是鲜红的。

肖 华：有枪眼没有？

贾：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线，说是现场。

肖 华：是现场？

小 张：我看时，他们从帐篷里找出来的，不是现场。

肖 华：你们参观尸体有多远？

小 张：……

肖 华：几个烧死的？

小 张：四个。

肖 华：（对贾）烧死几个？

贾 华：我见烧死的有一个，胸口有一摊血，其他都是打死的。
（戚拿出一迭照片给参观过的人看）

戚 华：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

小 张：我看不出来。
（康老点几个有关的学院）

众 人：……

康 老：（指了一下王相喜，问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现场，你们看到有枪没有？

三 人：我们14日进去没看到。

康 老：工人换班，有没有可能带进枪去？

众 人：没有。

王相喜：……（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同意开枪动武。

康 老：是那个×××师。

众 人：×××部队。（肖对康耳语）

吕 华：我们怕××栽脏，我们进去时连小刀全不让带。……

王相喜：根本没逮捕证，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莱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讯”，问：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问肖主任。给肖华）
（金莱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

王建义：……

康 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领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他，其他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篷，我负责搭了一部分，每天都去帐篷里看一看，有没有烤火烧坏了的，所以我保证里面没烧死人，联络点我也去，保证没有枪。

康 老：他们有一种说法：……报社里有许多人原是八·一八，后不赞成八·一八，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在这13个人中有没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众 人：没有，造谣。

王相喜：……
（金莱向穆欣，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吗？穆对金莱耳语：他们做了许多假象，核对一下，可以驳倒他们）

相 喜：……八·一八在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上非常好，当我们往外拖在报社里“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时，他们全有意见。（康频频点头）

王建议：解放军吃饼干时我们送水，他们问，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我讲就是我们不喝水，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连长不在）他们讲你们好，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 老：你们怎么辩论“六·三”社论？这与我有关。

众 人：我们认为好，现在他们要翻案。

金 莱：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辩论。

康 老：要把我抓走。（笑）
陈逸怎样？在北京？

金 莱：他在青海没有生命安全，现在要抓他。

康 老：他现在在哪儿？

答 人：在地院。

康 老：怎么在地院？

金 莱：“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冯是地院东方红，他谈一谈。

冯 人：（谈黑材料）

康 老：是不是要烧？

冯 人：都要烧，据说已经烧掉了两车。

康 老：陈逸那时就来了？

冯 人：……

康 老：程光远怎样？

冯 人：……

金 莱：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谈判情况，去兰州情况）

康 老：（问一些现象）轧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
……

康 老：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谈得有些乱）

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 友：（介绍刘贤权，送上“简报”，关锋同志交给康老）

康 老：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绍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

康 老：高克亭怎么样？

滨 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他写了不少……

胡 人：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 老：怎么对高游街？

胡 人：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 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轰王昭，最近听说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问题。

康 老：韩明呢？

陈武军：……

康 生：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们认为谁还不好？

滨 友：××……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和刘贤权接见外地红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时隔不久，完全颠倒过来，大骂刘。

滨 友：冯国良、相喜：电讯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绝。

冯 ； 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没电话了。

金 莱：（递给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没收的红卫兵财物，请求肖指示青海军区归还，肖阅后向金莱点头）

滨 友：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

肖 ； 多少人？

（答：十一人。）

康 生：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吴 ； 对。

康 生：怎么串连串青海去的？

戚 ； 青海好玩？……（场内十分活跃，……）

康 生：八·一八发展组织街道上不纯？

胡长生：……八·一八组织大部分是纯的。

康 生：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 ； （十分气愤）根本没有！（金莱对穆欣：造谣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
（康把麦克风转向肖）

金 莱：“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二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

王 力：恐怕要更正。

关 ； 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说，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

康 生：我们正在调查，你们不要给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说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结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调查时间不要乱说，不要打电话，发信。

众 ； 他们抓人！

康 生：在北京不许抓人！要抓必须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一点可以讲。

王 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中央首长接見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代表及原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 紀要（第三次）

時間：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二十时五十分至二十四日凌晨一时五十分。

地点：安徽厅

接見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鋒、戚本禹、肖华、楊成武、穆欣、曹軼欧等。

被接見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

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代表

地院东方红代表

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成员

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代表

（总理依被接見名单逐个点名，在点名过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軼欧小声说：“机枪对这些小孩子打，真不象话”）

总理：张惠英。

张：我。

总理：你多大？（张答）

总理：黄建强。

黄：我。

总理：多大？

黄：十五。

总理：你更小。

（顺次点名，问姓名、单位、年龄）

总理：李春荣。

李：我。

总理：高个子，山东的。

江青：（指康老）两个山东的高个子。（众笑）（依次点名）

总理：都是北航的。

戚本禹：都是“反革命”。

（总理点名时，诸首长评论同学们的高矮）

总理：张苗苗。

张：我。

康老：多大？

张：十五。

戚本禹：（对众首长）她名字叫苗苗。

总理：北京占多数。

总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刘贤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

（刘、张回答）

总理：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

总理：刘贤权同志多大了？

刘：五十二。

总理：张江霖同志多大了？

张：五十一。

总理：刘贤权你哪儿人？

刘：江西吉安。

总理：张江霖哪儿的？

张：四川。

江青：我们都没有听过你们的诉说，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

总理：你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对张惠英）你讲讲吧！

（张惠英开始叙述二·二三事件见闻，在讲到被赶到报社大院里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

总理：报社原有多少人？

众：二百人左右。

（张惠英继续叙述，在讲到关于烧死人的问题时）

总理：是不是烧死的？

（张回答。我也没见过烧死的人什么样。烧的腿一面烂了，另一面还挺好的……总理边听边点头）

（当张讲到持枪者威胁：“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时，康老冷笑）

（当张叙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时）

总理：有多少人？

（张回答，并继续叙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状）

（杨成武同志进来）

总理：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没有？

（张指陈存秀说）他弟弟被打死了！

总理：你弟弟叫什么？

陈存秀：陈存宜。

总 理：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补充一下。

（于桂梅同学补充，当她谈到守卫报社时）

总 理：有多少人？

于 ：有两千人。

（康老对总理作解释）

总 理：你们都在里面？

康 老：他们都睡在里面，很拥挤。

（杨植霖同志于二十一时三十分进入厅内）

（于继续叙述，当她谈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绳子捆绑下跪时）

戚本禹：（对江青）他们竟敢不执行八条！

（于继续叙述，当说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时）

总 理：省委？

于 ：由省委干部审问，审问的全是平时造反精神最强的。……我们在雪地上冻了一夜，有的工人几天也没吃，我们看到省委干部审问，这完全是反扑，过去被斗的，起来斗造反的。保皇派斗争造反派，一些中……都不敢讲话了。一些当权派纷纷倒向保皇派。那几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严重的。

总 理：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

（于继续叙述，讲到北桥头死人时）

总 理：桥头在报社外面？

关 锋：那儿死人最多。

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

（于继续叙述）

总 理：你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于继续叙述）

总 理：保卫报社的有多少人？

（回答）

总 理：二十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 ×：不清楚，消息都封锁了。

总 理：你们都什么时候离开的？

× ×：二十四日。陈代海：我是三月六日离开的。

总 理：有人抓到军队监狱里没有？

（王相喜叙述情况，说明监狱很大）

总 理：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

（张江霖、王相喜分别回答）

总 理：在哪儿？

康 老：（对周总理）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

（王继续叙述，讲到军人宣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内容时，戚本禹同志冷笑。当王讲到外地同学被关押到党校时）

总 理：多少人？
王相喜：四十几个人。……
总 理：什么地方？
（王继续叙述党校内状况）
总 理：外地同学有被打死的？
（王继续叙述，说到《火车头》用锤子击伤员时）
总 理：你知道的一死一伤……
（王叙述到和军区赵永夫、××等发生争执时）
总 理：你们和军区谈判的情况怎么样？
（张金莱详细叙述谈判经过）
（杨成武同志小声对曹軼欧同志说：“赵永夫在搞鬼！”）
总 理：军队哪天武装游行？
（王滨友、胡长生详述武装游行事）
总 理：多少辆军车？（指二·三军队游行）
（回答：二百五十多辆）
康 老：二百五十多辆？！
（胡长生谈到有公安厅车子时）
总 理：公安厅几个车？
（回答）
总 理：张江霖同志，你们几号来的？
（回答：三月九日）
总 理：你知道15号搜枪的事？
（张回答，在谈到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支持了右派，打击了左派时，总理不住点头）
康 老：赵永夫去了。
（当时叙述到事态继续发展，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总理点头）
（张继续叙述，在谈到自己被轰时）
总 理：刚才他（指金莱）讲的，“……………
（当张叙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时，总理笑）
（当张叙述几次谈判时）
（戚本禹同志对身边张苗苗说：他也是按林总“指示”办事的。十号他把刘贤权推出当“替死鬼”了。）
（众笑）
总 理：刘贤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
（刘贤权叙述，在谈到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支持八·一八时）
总 理：赵永夫同意了？
（刘继续叙述，说明赵是同意的，但刘对赵有警惕，并说：我看捍卫队一方进军区造我的反，揪我，斗我也算是冲击军区吧！）（首长们和同学大笑）

总 理：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员吗？

（刘回答，并继续叙述）

总 理：军区有电报给军委吗？

（刘继续讲，在讲到八·一八为主体的三十八个组织和人数时）

（江青同志向关锋同志表示赞许刘对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当刘谈到军区机关的“紧急倡议”时）

肖 华：是不是事先写好，印好的传单？（刘答不知道）看来是事先写好的！印好的！

（刘回答。刘在谈到军区机关成立所谓“三个团”时）

周总理：成立了三个团？

（刘继续叙述，谈到二月十日军区开会决定刘贤权接见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时）（总理问刘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对曹轶欧同志说：“刘贤权是从东北四野调去的……赵永夫有问题，历史上有问题”）。

总 理：开会谁来主持？

（刘继续叙述，在谈到首都三司拒绝和刘谈，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赵永夫不是说三司再三找我吗？”时，众首长大笑）

（当刘谈到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接电说林总支持，准备检查时，诸首长皆笑。刘继续谈，并说明是叶剑英调刘、张来京，后受青海军区监视情况）

戚本禹：总理呀！关锋同志那天见他，等了两个多小时。

（肖华作了插话）

（刘贤权说明：“许多重大问题赵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态度很硬”时）

总 理：同志们！今天不再继续开了，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了解了，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青海也派代表谈。除了这里讲以外，不要再向外讲了。

戚本禹：他们还是守纪律的。

总 理：你们回来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指青海）的也是，住在一起。问题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纪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问题快要处理了。

中央首长接見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 原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和外地赴青 紅卫兵紀要（第四次）

時間：1967年3月24日11点35分到25日2点25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見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楊成武、关鋒、王力、戚本禹、穆欣、肖华

接見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原首都三司駐青海聯絡站全体人员、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首都及外地赴青紅卫兵。

青海方面人员：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楊植霖、书记高克亭。

其他人员：赵永夫（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昭（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张晓川（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洪（×××副师长）。

总 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 ：我們沒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 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 ：（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 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么？

……你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沒有？

赵 ：沒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 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 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 ：我代表军区。

总 理：你們沒有得到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 ：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 理：你代表军区么，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永夫：（支支吾吾）

周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 ：（沉默）

总 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 ； 他们都不同意。

总 理：你同意吗？

赵 ； 我也不同意。

总 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 ； ××、×××、××都不同意。

总 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 ； 大家研究的……

总 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赵 ； （沉默）

总 理：赵永夫，你刚才没说清楚，刘贤权同志二十多天都没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 ； 刘贤权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负责任，有情绪。军区党委王文英负责，他在坊。

总 理：（声色严厉的）军区谁负责？

赵 ； （诡辩）王文英副政委……

总 理：你没有责任吗？你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你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吗？（十分严厉）

赵 ； 报了，批没批不清楚。

总 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说！

赵 ； （支吾）我不清楚报没报。

总 理：军区的指挥权让给指挥部了！你是军区副司令员嘛！那就把军区的指挥权让给联合指挥部了？

赵 ； 不是让给不让给，已研究好了，我给常委汇报了。（支吾）

康 生：你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

赵 ； 代表军区。

康 生：你是代表军区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

赵 ； 我是军区代表。

总 理：十六号电报兰州军区没回电就这样干了？谁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去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给你的电话呢？二月二十三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质问）指挥部谁指挥？

赵 ； ×××指挥。

杨成武：（质问）

总 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 老：（严厉）谁下的命令？

张 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生气，重令）谁下的命令？

张 洪：……

赵 ； 指挥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总 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

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支吾）

康老：你什么都不知道！

肖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总理、杨成武、康老同声追问赵永夫）

赵：（不正面回答，乱扯）

总理：你别谈了，别占时间。（问××师师长）你和赵永夫谁指挥谁？

××：不归他指挥。

总理：那天你们行动谁指挥的？

××：……我们派了两个排。

总理：谁派的？

××：共同研究的。

总理：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当时×××、×××……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 my 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〇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总理：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调车？总共有多少辆车？占多大比例？

张晓川：有××辆，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啰啰嗦嗦地从头说起）

总理：你把话说简要一点。

康老：组织指挥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问题呢？

张：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众讽刺地大笑）

康老：（不满的）我讲的是游行，那是组织指挥部。

张：……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十八日。（总理：嗯？）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组织了。

张：（重复，啰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二三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你对八·一八有什么看法？

张晓川：没调查之前，从整个来说，我对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较好，冲劲较大，但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看法不一样。

总理：差别在那儿？

张：组织不纯。

康老：……有个别坏分子，就不是革命组织了？

张：大方向不对，对准贫下中农。

总理：谁见到了？

张：北小街……“四不要”，党团员不要。为四清翻案。

康老：有文件吗？你听谁说的，还是看见的？

张：调查的。

康老：谁调查的？

张：各兄弟部队。赵永夫的兄弟部队，张洪的兄弟部队。

康老：哪个兄弟部队？

张：刚才讲的。

康老：赵永夫的，是吧？

总理：你对青海日报有什么看法？

张：部队反映比较大，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在元月二十九日夺权，军队支持问题，实际上是送权，杨植霖同志几次开会，决定送给八·一八。那次报道不真实，开会一万一千多人，报导十几万人。我们认为没有按主席指示办报，青海日报变成八·一八战报。

关锋：不登捍卫队的就是八·一八战报？

总理：出了多少天报？

张：（支吾）三十二天。

关锋：三十四天！三十四天报都看了？

张：都看了，要背背不出来。

关锋：三十四天报纸，他有没有传达中央精神？你们讲，不登“人民日报”社论、“红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四天报纸我们都看到了，社论都登了。他们还自己出了文章反对经济主义。只有一天迟了一天。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总理：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老、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啰嗦，文不对题回答）

康老：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语无伦次）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讽刺地大笑）但没搜出来。

周总理：现场上怎样？

赵：有弹壳。

（众首长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问）没枪，怎么汇报有枪？

赵：没搜出枪。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马浩：你说我们三司四人是机枪手）

赵：据一些人的口供。

（又一同学说：他们是逼打成招的！并举了一例子）

总理：（十分生气）没枪你说有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赵：宾馆上有枪眼。

总理：制高点上有几个方面的枪交叉的，你回答！

杨成武：制高点都被你们控制了。

赵：以后布置我就知道了，我们看到从人民浴池打到宾馆的。

总理：打死那么多群众。

叶群：（气得流涕了）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总理拍桌子，叶群、关锋等同志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责问）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淚，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伯达：你是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

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

戚：当面造谣！

杨成武：（万分愤怒）没打嘛（指电话），你为什么说打？

总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死伤二百六。

总 理：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 ； 没有。
总 理：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付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看？
叶 群：（愤怒）你没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你这样的！真正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惨无人道！
总 理：对！你只拣到一些弹壳。
（赵想推给兰州军区）
总 理：你欺骗了兰州军区。他们也是根据你们的调查材料，也没有看到枪。
叶 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总 理：到现在你还认为是对的吗？回答这个问题！
赵 ； 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通过常委共同研究，统一认识的。
刘贤权：我不同意。
周总理：刘司令员就不同意。
赵 ； 他不同意。据说是枪。
（众气愤）
总 理：别说了。面对这么多群众，你还有点儿共产党的气味吗？
赵 ； （沉默）
康 生：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赵不答）
总 理：你是哪儿人？
赵 ； 河北正定，参加了游击队。
戚 ； 谁的游击队？那一年？
赵 ； 三七年。
总 理：你怎么到的江西？
（赵谈历史）
总 理：你什么出身？哪个庄子？还有人吗？
赵 ； 贫农。李稼庄。还有父亲……
康 老：母亲呢？
赵 ； 母亲早死了。
康 生：你小时候读过书吗？
赵 ； 没有。
康 老：怎么识的字？
赵 ； 参军以后认的。
康 生：参军以前干什么？
赵 ； 务农。
康 老：还干过什么？
赵 ； 当过二年国民党的兵。
康 生：所以我问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戚：挤到了边才说。

康生：谁的军队？

赵：教导纵队。

总理：哪两年？

赵：三三年到三六年。

总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么地方？

赵：在南京。

总理：怎么跑南京去了？

赵：当地招兵。

康生：什么人招的？

赵：不知道。

康老：招到哪儿去了？

赵：检查身体后到了保定。

康生：你不是务农吗？怎么当兵？

赵：生活困难。

康老：多大岁数了？

赵：51岁。

康生：在南京受过训没有？

赵：受过训，教导纵队。

康生：加入国民党没有？

赵：加入了。

康生：在哪儿？

赵：在南京。

总理：你的教导纵队和我们打过仗没有？

赵：没有。

康老：受训多久？

赵：两年多。

总理：三六年？你哪一团队？

赵：（支吾）只有两个团，大概是一团。

总理：哪一连？

赵：记不清了！

周总理：哪个团？哪个连？

（赵，答不出）

康老：原来你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啊，教导纵队。

赵：哪一连我记不清了，团以下是营、连。

（康老直笑：你是军人怎么流这么多汗？）

康老：下文呢？36年以后呢？

赵：回家了。

康老：为什么回家？

赵：没钱给我。

总理：我问你，在西宁你捉了多少人？

赵：报社数字我不清楚，报社有两千多，后来大部分都放了。

总理：你几号离开的？

赵：24号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到了这儿了。

总理：你们用了南滩监狱吗？

赵：不清楚。

总理：他们都是从南滩监狱出来的。

张洪：用了，在南滩。我以前去过，我们搞警卫，关的什么人我不清楚。

赵：可能……

总理：你知道“二·二三”后同学、工友共关了多少人？

张洪：不知道。

赵：统计是一千七、八百人。（众怒）

周总理：十七、八天了，你的××师作警卫，关了多少人数都不清，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张洪：……到最后。

赵：总理请允许我讲。

总理：讲什么？

赵：军区。

总理：你不是来搞“三结合”吗？你在北京讲过。

赵：没有。

关锋：那天康老、伯达都听了，有录音，有记录。

康老：那天晚上你谈话有记录。“三结合”对象是谁？你认为那个好？

赵：我没说谁是，没这样讲。

康老：有记录，你怎么讲的？

伯达：你讲了一个人。

赵：王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没讲什么。

康老：你这个人一点不说老实话。

戚本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脸皮都不要？一点儿脸皮都不要。死不要脸！你讲王昭这个人好，有干劲、有魄力，群众拥护，说过没有？

赵：我说了。但是……

总理：王昭在吗？王昭你说，你原来认识不认识赵永夫？

王：不认识。

总理：你什么时候摔伤的，到哪儿去了？

王昭：在陆军第四医院，一月十二日离开西宁，以后到了洛阳。

总理：怎么到了洛阳？

王昭：到洛阳不用开刀。

总理：谁跟你去的？

王 昭：一个秘书，姓宋。

总 理：哪天到洛阳？

王 昭：二月十三日。

总 理：嗯？

王 昭：一月十三日。

总 理：在西安呆多久？

王 昭：二月六日离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总 理：写信（给我们）是几号？

王 昭：三月十九日。

总 理：你是个省委书记，中间这么长时间，中央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王 昭：家里和谁也联系不上。

总 理：怎么不向中央报到？

康 老：为何不向中央报告？我们还以为你在西宁呢？！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为何一点不向中央讲？

王 昭：我养病……

康 老：你一点儿也不说真话。

王 昭：打电话说中央允许我休养二个月。

康 老：什么时候？给谁打的？

王 昭：给办公厅。

康 老：办公厅就允许你了？

王 昭：后来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联系。（众笑）

康 老：（笑）后来？后来才联系？！

总 理：你老婆在北京干什么？

王 昭：在北京市委市监委，休息了好几年了。

总 理：光拿工资，不做事？

康 老：包庇嘛！

（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说中央准你两个月假嘛？）

康 老：八·一八红卫兵找你不在？

周总理：这么说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对了。

王 昭：开始时是，以后我不介入了。双方都不介入。

（旁边的人：你昨天还讲八·一八要杀你！）

周总理：在西宁时，公安、政法都归你管吗？

王 昭：××师管公安。

周总理：××师以前归你管吧？！

刘贤权：军区都归他管。

总 理：谁参加了联合指挥部？

王 昭：公安厅厅长郑孝先、×××。

刘贤权：赵永夫也参加了。

周总理：（对王）赵永夫参加你就不讲了，有王仲芳吗？

刘贤权：他停职反省。

伯达：青海这么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

王：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周总理：你同杨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儿？

王：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总理：你是反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

王昭：我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

康生：你仅仅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你就为这一点反对他们？

王：组织不纯，作法上有点不讲政策，到后来才知道是反革命组织，……我讲八·一八要改正错误我才支持。

康生：也就是说你不支持？

（旁边两同志讲：你昨天还讲有三个人不支持！）

王：宋林、杨西林。

赵：我要讲清楚。

总理：你的报告很清楚了！

赵：（强行要讲）请总理允许我讲两句。

康生：你不要讲了。

伯达：你是造无产阶级反的头子，你是造共产党反的头子！

赵：……

周总理：不听你的了，青海两位工友同志来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王建义：我就把报社的情况谈一谈，我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公路局的负责人。（重复二十三日发言）我可以用我的头保证，帐篷里没有一个死人，我到处走，没有枪。

周总理：青海来的同学哪一位要讲一讲？

李滌环：……坐牢后期，我们和解放军熟了，他说“解放军当时也流了泪”，我说“我也流了泪”。那位解放军说：“他们流淚和你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有小孩要进报社，解放军不让进去，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

康生：清华大学许宝生来了没有？

许宝生：到。

康生：听说他……

许：（叙述自己的遭遇）……一个×××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他哭诉了抓后被斗情况）

总理：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多少外地同学被关在监狱里？

许：×××、×××（王建义补充了他们在公路局看见捍卫队穿解放军衣服的事）

总理：杨植霖同志讲一讲。

杨：我有许多错误，继续检查。过去支持八·一八，他们说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林总来电了，我是带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来的。……讲八·一八有三挺轻机

枪，“二·二三”以后，送我的二个干部讲，林付主席专门给赵永夫打电话，鼓励他，表扬他……。据他们说，抓了三千多人。

总理：不止，刚才同学们讲有一万多。

杨：我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

（三司同学：那一天我们也参加了）

总理：谁主持大会斗你？

杨：有个常委韩明站出来了，公开站出来批判我，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内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难保证，生命也很难保证……小孩拿石头打……，口号不喊打倒王昭，第二个喊打倒高克亭。

总理：高克亭同志来了没有？

高：来了！

总理：哪儿的人？

高：陕北！

杨：现在人心惶惶……下一步怎么办？

总理：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坚决革命下去嘛！

叶群：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

总理：广播学院黄泽泉同学有什么情况要讲？

黄：赵永夫说八·一八先开枪，解放军还击，这是欺骗中央……。

×××：……一个小女孩身上中了三枪，×××问谁打的，她说是×××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讲，我看见是×××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底下陆续有人发言）。

康生：刘凤池同学来了没有？

刘：来了！

康生：你是怎样受伤的？

（刘讲述自己受伤经过）

总理：我问一下，张晓川！

张：有。

总理：你哪儿人？何时参军？

张：河北滦县，38年参加地方武装，十三旅。

总理：你何时到青海？

张：到青海一年多。65年11月由北京后勤学院去的。

总理：解放后在那儿工作？多大岁数？

张：在冀东，四十七岁。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 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 到二月二十三日 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的手段。

(三) 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 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 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有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的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 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卹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 对受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 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小小叛徒。

(六) 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 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揪掉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解下去。王昭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在坊同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总理和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亲切握手退出会场)

(总理当时宣布决定时，被接见人员无比兴奋、激动，专注于听，所以记的不完整。请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关于青海问题的七条为准。整理者注)

戚本禹同志接見外地紅卫兵及 青海革命派赴京同志（第五次）

地点：人民大会堂南側安徽厅。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21:40~23:45

（因记录不完整，又来不及核对，有些不是原话，但意思基本不错。）

戚本禹：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昨天你们提出来要回青海，给总理提出来了，总理同意。

（来了多少？……）

戚本禹：你们有些同志身体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们组织商量一下，自愿的原则，有没有不回的？

众：没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同 学：有的表现不好的，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不应回去。（鼓掌）但一般写了检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么炮打中央文革？是谁？

同 学：××大学的。……

戚本禹：过去打，现在不打，就可以允许他改嘛！触及灵魂嘛！

众：那不能够。

戚本禹：几个？

众：三个，还有××学院二个。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错误，现在表现怎么样？如果表现好，与群众站在一起，允许他们革命，大家讨论一下，至于其他同志写点什么，可不算数，可要回来烧掉，你们找刘贤权说一下。因为他们假借林彪同志的名义，是受蒙蔽的，烧掉算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允许他们改错。

同 学：有的人……

戚：听说有一个人，××大学的，他说开了枪……包括他在内，允许改正错误，可以原谅，当然不能向他们学习。怎样？

众：讨论一下。

同 学：有一个××学院的学生，把责任全推给别人。……他们不配再回青海。

戚：大家讨论。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同 学：在青海我们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应该有毛泽东思想，如××大学的××等……他们发表文章攻击三司。还有××学院的××、×××，哭哭啼啼，他们为保自己，说电台是谁搞来的……进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们回青海。

戚：你们要有点分析态度，说是反革命暴乱，谁又是叛徒了，这不好。“检查”都写了吧！×××写了把？

王：没写，我说的是×××写了，他是看了林总电报才写的，……我说一种人……

戚：这种人是否要他检查一下？

众：不同意他们回去。

戚：要你们讨论。这种人与赵永夫是有区别的。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对这种人我们不喜欢他，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宁。

戚：不愿回不要勉强，自愿原则，可报名，名单给我看一下。你们回来有没有要回家休息的？

众：没有。

戚：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两天学习。什么时候走？

众：越快越好。

戚：你们要学习。我来决定，放假一天，学习两天。你们是否回过家？

众：没有。

戚：还是回家。就二十八号出发。

（有人递条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号没车）

戚：可不写条子，没有造反精神，说一下就行，是不是因为被镇压过。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谁，谁说错了话，当面要提出来。我喜欢有造反劲头的人。你们要回去这问题，提到伯达、康老、总理，讨论很久才决定。你们没有透露消息吧！我有点怀疑。

众：没有。

戚：因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贴出布告。……没参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学，可选出十人去青海，由红代会负责，不是每个到过青海的都去，那太多了。

哈军工同学：选出十个是北京的，其他……我们哈军工是……

戚：那由哈尔滨决定。如需要可由刘贤权写信给哈尔滨，我这里不能决定。

你们是作为北京红代会派到青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没有三司了，应作为红代会派去的，中学的跟中学红代会挂钩；大学跟大学红代会挂钩，要有联系。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要求与刘贤权座谈一次。……

戚：因为他马上坐飞机回去，不能……你们可回青海，……

（北京七中一同学提到荆起）

戚：荆起是不是联动？

××：不是联动也不是西纠。……

戚：是也不要紧……

戚：陈逸来了吗？

陈：来了。

戚：还在青海日报工作？你的文章写的不错吆！文章写的好吗！要努力办好《青海日报》。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如果跟刘邓走，脑袋早就没了。

陈：（表态）

戚：程光远来了吗？

众：被抓起来了。

戚：不要紧，很快会放出来。他还在青海日报工作！

戚：还有什么问题，同志们！

× ×：捍卫队、火车头、贫下中农红卫军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急先锋，打人最残暴。捍卫队等是否是反革命组织？

众：不要这样说。

戚：他们意见对。不能随便宣布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个多数人的组织要宣布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批准。

把昨天的决定再唸一唸：

（秘书唸：根据以上情况，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3月24日作如下决定……）

戚：关于你们去青海，我问伯达同志有什么指示，他写了三句话，我来唸陈给你们听：

1. 做青海人民的小学生；

2. 做青海人民的勤务员；

3. 做青海人民的好儿女。

在去青海前，你们要学些文件：

（1）《农村调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学生。

（2）《学习与时局》，防止骄傲自满。

（3）《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4）《整顿党的作风》

（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你们自己再选些文章，还有中央文件、社论等，还有清华大学搞的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给你们每人发一本。还有北京市斗争的发展，出现许多问题，也有许多发展。

好不好，下边讨论回青海怎么办？采取什么方针？应注意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讨论，听你们的想法，现在十点半，可以讲一个小时。

你们不是都要求回去吗，回去怎么办？有什么想法？你们自己要抓活思想，怎么打这一仗，大家讨论。

（同学们发言）

戚：首先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戚本禹同志说完看毛主席像）。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所

以首先宣传这，不是那一个人，当然你们也有功勋，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对调查方法，对调查关键问题都作了具体指示，要首先向青海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老人家亲自批，林彪同志非常关心，总理亲自处理，他给你们已谈过两次，他还有许多要处理的事，还要看材料，总理看的比我还仔细。青海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要给他们宣传，我想他们是忘不了的。你们不是想念毛主席吗？毛主席也想念你们。是军委命令使你们（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学）回来的。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赵永夫是罪魁祸首。

（同学们继续发言。讲到回去如何恢复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时，戚本禹同志插话：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

戚本禹同志插话：要做小学生、勤务员、好儿子，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就包办代替。

（当同学发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红卫兵，许多事情都说要“请示”外地红卫兵时）

戚：人家“请示”，是你们的光荣，还是你们的缺点？

众：缺点。

（同学继续发言）

戚：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军队。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是不是大家谈到这里。

众：八·一八谈点。

（有的同学提出军队问题如何搞的问题）

戚：还是要军队自己搞。彭、罗、陆、杨在青海是有社会基础的，王昭是罗瑞卿、彭真、刘澜涛的人。

这个事件的细节还要调查，可以配合军队搞，如报社死人问题，你们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阶级敌人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有些问题，内部矛盾很突出，要放到后期去处理，不要取得一点胜利，就打内战，……这说明你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反托派”，内部问题要调节，首先把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枪口要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问题要有意识的放后期搞。你们研究一下……我说不清，水平不高，也不好说，不愿意说。王昭没斗倒，你们就打内战，不要轻易戴帽子。有些问题我不愿意说，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宗派主义思想。

（同学继续发言，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戚本禹同志说，很好）

戚：是不是到这儿。我说些不好听的话，下次见面不要犯错误回来。主席说，经得起失败考验，经不起胜利考验。你们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还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夺权中成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们脱离

毛泽东思想轨道，用资产阶级的就必然犯错误。列宁说，聪明人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劝心你们，当然犯错误也不要紧，可以总结。好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用刘邓的那一套，认为别人压迫了你们，你们也就那样。要做胜利准备，也要做错误准备，首先要做错误准备。

你们是不是“五一”回来？

众：不行，回不来。

戚：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青海群众相信青海群众。你们还有任务，回来要斗批改，有的还要上学。

你们是特许处理的，中央给了指示，是特许，不要再特了，你们安排一下时间，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点。你们做一个月二个月打算。回来再欢迎你们一次，再听一次汇报。

不犯错误的根本保障，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处理每件事情紧紧跟着主席思想，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无论对军队、群众、敌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我们不是群众的老爷，群众是父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是诸葛亮，是我们造的反。“我”太多了，必然犯错误。你们是群众的小学生，是群众的儿女。×××出来时不是给你衣服吗，这还不是儿女。打枪时，工人掩护你们，你们要调查，写出来。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们能讲，群众讲的不如你们流利，真正的好，不是讲的好。青海军区的调查员讲的流利，给我讲。看讲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英雄要用他们的实践证明，所以对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做学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众的英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俄国的民粹派认为群众是零，自己是一，没有一就成不了一百，一千……。对群众要尊敬，满腔热情，眼睛向下，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对自己要一分为二，特别是胜利时，要用优点克服缺点，要在严酷中经受锻炼，如果把锻炼当成了包袱，就把锻炼得来的东西失掉了。……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向对立面转化，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特别是这时，很重要。中央的决定，如果认为刘贤权不如我们，就不服从领导，如说六·三社论我们比他看出来的早。如果不服从他的领导，破坏中央决定的就会是你们。

（对革命组织八·一八说）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八·一八要一分为二，一边整顿，一边斗争，也不要有关门主义，搞的纯了又纯，是革命群众组织嘛。

要警惕坏人挑动，特别是你们自己里边的坏人，敌人也会打进你们里的，挑动你们转移斗争大方向。（谈到军队），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军队中还有坏人，会处理的。你们自己不要去揪××什么的，因为赵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来，就去揪别人。哪些人是赵永夫一派的，都要处理。如何处置，到一定时候就会处置。要向解放军学习。……特别是对待执行任务的十三个

连，要处理好。我们共产党人不记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感情，当然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会检查，但你们要原谅他们，责任不在他们。解放军很多是好的，要看到这一点。

怎样对待保守派，也要按照主席思想去办，对他们愤怒是正义的、革命的。但由于激动就容易偏激，在处理保守派时就会发生不符合政策的情况，这要防止。对待捍卫队、总部，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不要报复，要提高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是考验你们了也要说服八·一八。对受欺骗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对待群众组织……不要去考虑：马上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们那里边有坏人，把坏人孤立起来。争取进步的，团结中间的，孤立顽固的。你们只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垮台的。他们中也有进步的，要鼓励他们内部造反，说他们是保字号组织较好。要讲究斗争方式，坚决执行军委八条，不戴高帽子，你们回去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

对待敌人，坚决斗争。如果将来把赵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斗，你们可以提出意见，如何斗，是游街？可与领导研究。

对捍卫队的坏分子不能同群众一样，对他们实行专政，但要按照法律，按照军事管制程序，不要乱抓人，打人，除现行的当时抓外，一般的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查，依法处理。

对待他们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们才能扩大队伍。青海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模范，像山西那样，因为暴露充分。有条件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据地。如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可能刚胜利就丢掉了。

要戒骄戒躁！！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 and 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公 告

(第 一 号)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示，现已组成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开始工作，自即日起对青海省实行军事管制。特公告如下：

一、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对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号召全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各族革命群众，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党中央这一英明决定。

二、撤销被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盗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的非法通令。郑重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坚决遵照党中央指示，为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被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拘留和逮捕期间，扣发工资的，一律补发工资。释放后，所在单位要立即给予安排工作，不得歧视。被各单位软禁或监视的八·一八革命群众，应立即恢复自由，照常工作，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三、二·二三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所组织的报社现场参观和正在筹划的所谓“八·一八反革命罪行展览”，应立即停止展出，不准进行诽谤性的宣传。

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要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趁机煽风点火，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严禁任何单位，任何

组织，打人抓人。

五、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违者依法惩办。

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战备的重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也不准到军队内部进行串连。

七、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遵循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劳动，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是非法机构，立即予以撤销。对青海省重要目标的军事管制，一律归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领导。

主任委员 刘贤权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最高指示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产生运动，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們，我們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鏈条，而我們的斗争也就不能繼續前进。

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号)

“抓革命，促生产”，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生产运动，是互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目前是奠定全年工农业生产基础的关键时刻。工业生产任务十分艰巨，农牧业生产处于春耕春播，接羔育幼的大忙季节。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是摆在革命造反派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为此，特发布公告如下：

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坚决认真地、不折不扣地做好对“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的平反工作，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时，各群众组织要积极开展整风运动，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创造有利条件。

二、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以及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支援地方生产指挥部所作的关于生产方面的指示和规定必须坚决执行。该指挥部经适当调整，改称为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在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同志于三月五日代表军区党委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今后任务（草稿）”是极其错误的，应即予以烧毁。

四、各单位应经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迅速健全或调整生产领导班子，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必须积极领导工作和生产，不得使生产中断，保证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迅速建立和健全县以下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加强工农牧业生产领导，要关心群众生活，切实安排好重灾区人民生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搞好生产自救。

农村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五、全体职工、干部、公社社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出勤率。不得无故旷工，擅离职守，随意外流。革命职工、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六、坚决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坚决反对经济主义，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缩减脱产人员，减少行政费用，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不得任意将生产运输车辆挪为他用。在一般情况下，不要搞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如有必要，须经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

七、工业、交通、财贸、文卫以及一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门，都应该把积极支援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切实抓好，全力以赴，大力支援，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八、全省各族人民，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治安保卫工作，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对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者，要依法惩处。

九、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大力支持工农牧业生产。

各革命组织和革命的同志们，要积极行动起来，为夺取革命、生产的双胜利共同奋斗！

主任委员 刘 贤 权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軍

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

根据中共中央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青海省实行军事管制，业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三日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等七人组成，刘贤权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张江霖、曾征、王文英、徐肇基、陆敬轩、姚书梅等六同志为军管会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自即日起开始办公。

此 布

中国人民
解 放 軍 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最高指示

本軍是中国人民的軍隊，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员会

公 告

(第 一 号)

目前，青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认真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批判青海省王昭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王昭、赵永夫、张晓川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进一步恢复、发展和壮大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不断地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创造条件，坚定不移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回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工、农、牧业生产大跃进的新高潮。

一、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大揭露、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把王昭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斗倒、斗垮、斗臭。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对保守组织上层领导机构中，确实查明的个别坏头头，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受蒙蔽的群众要搞好争取教育工作，不搞人人过关，人人请罪和集体请罪，不强迫群众写检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以团结大多数，共同对敌。

要正确对待干部。坚决反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倡“节约闹革命”，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

对待红卫兵革命小将，要看到他们的长处，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缺点，要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成长起来。

二、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必须积极开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抓革命，促工

作。努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机关革命化。坚守岗位，加强组织纪律性，切实搞好业务工作。

三、政法部门的革命干部，要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大力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国家财产，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革命群众与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者，必须严肃查处。

四、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是革命左派的坚强后盾。广大民兵必须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彻底粉碎赵永夫、王昭、张晓川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协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民兵组织不从属于任何群众组织。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调用民兵，只有经上级批准后，县以上军事管制委员会才有权调用。

五、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革命群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坚持八小时生产制度。各革命群众组织应按系统、按部门搞大联合，一定要在业余时间进行串连活动，不要互设联络站。

六、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社员和各级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为夺取今年农牧业丰收而奋斗。

七、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掀起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新高潮。坚决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积极支援工农牧业生产。

八、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所发出的一、二号公告及其他规定，必须贯彻执行。

九、全省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全体指战员，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切实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前重点学好“老三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学习和时局》、《“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最高指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告

(第二号)

我省中、小学校根据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已先后开学。但由于“二·二三”反革命事件造成的严重恶果，致使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一些学校中至今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目前，不少学生尚未返校，有些学生要求退学就业，在校学生的思想不够安定。为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中、小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下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立即复课闹革命。各校学生（包括1966年应届毕业生）不得借故离校、退学或转学。

二、所有党政机关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得在任何学校招收学生（包括1966年应届毕业生），凡未经劳动、文教部门同意自行招收的学生，应立即动员他们回原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动员他们回校时，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三、各级文教行政部门的革命造反派，必须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对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情况，经常进行了解和督促检查，使之认真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最高指示

我們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员会

公 告

(第三号)

目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形势大好。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公布后，以“八·一八”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壮大，并坚定地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我省以赵永夫、王昭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气势磅礴的大批判、大揭露、大控诉、大斗争的新高潮，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王昭、张晓川的死党分子及其一小撮追随者，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书写反革命黑信，散发反动传单；毒打革命群众，甚至行凶暗害。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趁机反攻倒算，破坏生产；偷盗抢劫，扰乱社会治安；他们拨弄是非，挑拨离间，将斗争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坚决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特郑重宣布：

一、凡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散发张贴反革命传单、涂写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诬蔑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依法惩办。

二、坚决贯彻，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有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命令、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

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确保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权利。对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坚决实行专政。对杀人、放火、放毒、暗害、抢劫、制造交通事故、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予以镇压。

三、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于勾结或追随赵永夫、王昭、张晓川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死党分子，以及在二·二三事件中犯有严重罪行的坏分子，至今仍在进行幕后活动，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恶意歪曲、诋毁、破坏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煽动群众闹事，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者，坚决查办，严惩不贷。

四、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对于那些煽动群众抗拒实行军事管制、消极怠工、破坏机器、破坏生产的首恶分子，要坚决打击，严惩不贷。对无故旷工，抵制生产，经教育说服无效者，要严肃处理。

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坚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保密系统以及报社、电台、邮电通讯、铁路、桥梁、国防工业、科研单位、军事要地、财政和银行金库、重要物资仓库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和部位的安全。上述单位、部门不许冲击、破坏和抢劫。违者，要严加惩办。

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者，以及披着宗教外衣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或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首恶分子，要严厉打击，依法惩办。

七、对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派遣、潜伏的特务、间谍分子，要严厉打击，坚决镇压；对窝藏上述特务、间谍，知情不报者，要依法惩办。

八、对于强奸、诈骗、惯盗、盗窃犯；流氓、盗窃犯，以及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大量倒卖票证，严重破坏革命秩序的犯罪分子；大搞自由市场，进行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者，要依法惩处。

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形势的需要。所有公安、检察、法院的广大革命工作人员，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加强社会治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 青海问题的决定》的宣传材料

正当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王昭、张晓川之流，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们互相勾结，狼狽为奸，玩弄种种阴谋手段，欺骗中央，蒙蔽群众，篡夺了军权，大搞反革命政变，并伙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保守组织，对“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猖狂进攻，残酷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流血事件，妄图扼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使青海二百万各族人民重新回到蒋马匪帮罪恶统治的深渊中去。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洞察清楚了“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反革命本质，英明正确地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这一决定，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扭转了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拯救了青海二百万各族人民。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了让同志们彻底弄清这次反革命政变的真象，现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是怎样进行反革命政变的

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第一条指出：“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是怎样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呢？

1. 赵永夫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野心家，是埋在我军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就参加了阎锡山匪军，一九三四年至三六年又被选拔到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纵队”深造，并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三七年又到伪东北军五十三军替蒋匪效力，同年十二月混入我八路军。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卒，对蒙养过他的主子永志不忘，至今还保存着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照片。

赵永夫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混入我军后，贼心不死，本性未变，继续使用反革命伎俩，千方百计地往上爬，抓兵权。一九六四年未晋级就满腹牢骚，对党不满，不愿在学院工作，要求到省军区，以实现其反革命复辟野心。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赵永夫到青海军区后，为达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近两年来特别活跃，大造舆论，抬高身价，到处吹嘘自己是“战场上的

过来的”，是“高等军事学院的主任”，“到外国当过顾问”。经常以个人名义印发所谓经验总结，调查报告，以此宣扬和扩大个人影响。对别人则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打击。把省军区其他领导人攻击得一无是处。说这个“软弱无力”，那个“没有原则性”。去年十一月机关在酝酿进行“四大”时，赵永夫就恶毒地把斗争矛头对准刘贤权同志，污蔑刘司令员是“一言堂”，“瞎指挥”，更毒辣地造谣说“刘司令员与三反分子罗瑞卿、梁必叶有关系”。企图煽动群众在“四大”中推翻刘司令员的领导，实现自己篡军反党的野心。

2. 赵永夫是军区反革命政变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今年元月二十三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以刘贤权为首的省军区党委，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作出了坚决支持“八·一八”等革命左派的正确决定。赵永夫在会上也表示同意。会后，这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就利用军区机关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不了解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弱点，和部份同志的模糊认识，进行煽动挑拨，操纵一小撮追随者于当晚由×××出面，召集机关干部以所谓“片面支持一方会造成群众斗群众”的谬论为借口，当场宣读事先拟好的“紧急呼吁”，并以“要革命的签名，不革命的滚蛋”等口号，威逼群众签名“造反”，非法地组成了“青海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并出动宣传车，散发“紧急通告”，悍然宣布刘贤权同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区党委的决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区党委的决定“予以废除”。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看到大事已成，便在其追随者的掩护下，假惺惺地跑出来，以“造反指挥部顾问”的身份，给群众“亮相”说：“我本来是反对刘贤权个人说了算的作法，党委书记支持‘八·一八’我是反对的，”“刘司令员对我们大家是不相信的，大家对他要提高警惕，”“我们都要有坐牢的准备，才能闹好‘革命’，”……等等。

这个“造反指挥部”，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子，在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直接指挥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军区党委分庭抗礼，非法设立了“秘书组”、“联络组”、“接待组”、“宣传组”、“材料组”，组织了“战斗团”、“战斗队”，推翻了机关内部各级党委领导，夺取了指挥、作战、通讯、宣传、运输等一切权利，并下了许多“禁令”。如“兵力只能造反派动用，别人不能动用”，“重要电报都要经过赵副司令员审批才能发出，别人无权以个人名义发电报”，“凡军区首长、党委开会必须有赵的追随者×××监视”，“造反指挥部开会，必须有赵永夫的指示”等等。至此，整个军区大权由赵永夫一手掌握，军区党委和刘贤权等领导同志的一切权利全部被剥夺。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篡夺军权后，凶象毕露，在军区内部大搞白色恐怖，对于干部、战士、家属实行高压政策，限制人身、言论自由，用围斗、辱骂、殴打、绑架、搜身、抄家、封门、监禁、逮捕等法西斯手段，对革命同志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打击迫害。由于刘司令员坚持真理，在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唆使下，撤掉了刘司令员的电话，外出限制自由，打电话派人监听。并捏造刘贤权同志给守卫报社的“八·一八”透露了兰州军区三

条指示的罪名，将刘贤权同志从党委会议室拉出，反扭双臂，揪住耳朵，在地上拖来拖去。从一楼拉到三楼，又从三楼拉到一楼，拳打脚踢，百般折磨。并将刘司令员关押起来，限制了一切自由，直到三月八日军委请刘贤权同志到北京时，还派两名干部押送进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元月二十八日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以及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中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方针、政策以及夺权、罢官范围都有明确规定。但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丧心病狂，竟置主席、军委命令、规定于不顾，他所谓的“造反”，是造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反，是造了革命的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变。

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是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

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第二条指出：“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张晓川是怎样勾结和策划镇压革命左派的呢？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篡夺军权以后，于元月二十七日即与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进行密谈，互相勾结起来，并通过张晓川出面，活动于驻省各部队的领导人之间，把反革命的黑手伸进各部队，以达控制全省军权，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逐步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1. “二·三”游行揭开了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的序幕。

元月二十八日军区领导决定部队二十九日游行时，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张晓川之流，知道当天“八·一八”召开夺权大会，怕游行支持了“八·一八”而拒不参加，军区提出二月二日游行时，他们又以军区通知了“八·一八”为借口而拒绝。在这一段时间中，赵、张之流勾结“青海省公安红色造反总部”，积极搜集所谓“反革命”材料。二月二日他们感到时机成熟，即由张晓川出面在二〇五部队召开了驻军领导人的黑会。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九人；派出部队伙同贫下中农红卫军在南门外体育坊、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于三日上午十时召开所谓控诉大会，十二时游行；由二〇五部队抽调二百多辆汽车，各部队抽出4,000多人于十一时在乐家湾机坊集中，十二时趁保守组织游行之机，搞所谓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

二月三日晨，在军区党委毫无准备和广大指战员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通知军区并拉出了部队，进行游行。十二时后，游行部队到达西宁大厦附近，赵、张为了更好地配合保守组织游行，又将部队停在原地，派出摩托车联络，等“控诉”大会完毕，才将部队开出，在“红卫军”、“捍卫队”的前呼后拥下，进入西宁市区。在杨守礼等脸上划上“八·一八”，头上戴上“八·一八”袖套，把镇压的矛头直接指向“八·一八”等革命左派。当游行遭到阻拦后，他们不仅以“巧合”等名义掩盖镇压革命左派的罪行，反而抓住“阻拦游行队伍，抢劫犯人”等罪名，大肆宣扬“八·一八”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二月十三日，他们更进一步勾结起来将北小街、南小街、

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捏造和夸大事实，硬扣上反革命组织的帽子加以取缔。

“二·三”游行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张晓川之流一手制造的，它揭开了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的序幕，加深了干部、战士、群众对“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

2. 军管报社为制造“二·二三”流血事件搭上了跳板，铺平了道路。

新生的《青海日报》，是革命的报纸，革命群众无不拍手叫好。但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王昭、张晓川之流却恨之入骨，对革命的《青海日报》多方挑剔，横加污蔑。说她是“八·一八的战报”，“听不见党中央的声音”，“刊登反动漫画”……等，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在新生的《青海日报》头上，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八·一八”等革命左派，企图扼杀革命派的声音。二月十日，赵、张密谋召开了一次黑会，策划十二日军事管制《青海日报》，但军区党委两次讨论均未通过。十一日晚王文英副政委又向兰州军区报告请示，兰州军区不同意，他们又逼迫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在军委答复还需要请示时，他们就狗急跳墙，在十四日晨派出部队，组成军管小组，由赵永夫赤膊上阵，强迫党委通过“军管报社公告”，于十一时包围了报社和“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

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来电要部队撤出报社，并作了三条正确指示，但却遭到赵、张之流顽固的抵制，他们一面向干部、战士、群众说无此指示，连夜出动宣传车进行所谓“辟谣”，一面又派出×××率军区、八〇六一、二〇五、八一二二的十二名干部，连夜赶到兰州，采取谩骂、绝食、绑架等卑鄙的要挟手段，威迫兰州军区收回三条指示。赵、张等人在家又用电话以训骂威胁手段，要兰州军区按照他们拟定好的五条声明，强迫军区党委同意。同时，他们还恶毒地煽动驻军各部队领导到北京告状（因军委不同意，未去）。

在包围报社期间，他们伙同右派组织大量散发和广播了所谓“评八·一八的大方向”、“新生的《青海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评所谓新生的《青海日报》”等反动传单，捏造了“八·一八”把战士从报社扔出墙外，打骂污蔑战士，抢去战士的枪枝子弹，在桥头用刀刺伤战士等大量的谣言，召开了声讨《青海日报》的罪行大会，制造了大量地反革命舆论，从多方面培养和加深广大指战员和群众对“八·一八”革命组织的仇恨。十九日后，又扬言“八·一八”运到报社内大批石灰、硫酸、斧头等凶器，准备进行暴乱，并多次发生打、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和“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的革命学生和工人的严重事件，实行白色恐怖。

3.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张晓川是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二·二三”流血事件，是赵永夫反革命原形的大暴露。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张晓川为进一步篡夺青海驻军大权，镇压革命群众，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于二月十七日，在原三个单位小联合的基础上，又召集了一次黑会，以减少各单位领导精力为名，决定成立了非法的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以后感到名气小，又私自改为“联合指挥部”，由×××、张晓川、赵永夫、×××、×××等组成了五人领导小组，×××任组长，×××任副组长，并由张晓川、赵永夫主持全部工作，从

而抛开了军区党委，篡夺了青海省军区和青海驻军的领导大权。这个“黑指挥部”既未经中央批准，又无党委领导，还脱离了广大指战员的监督，于十八日筹备，十九日建成。成立后赵永夫就迫不及待地策划所谓报社行动计划。大量捏造散布“八·一八”的所谓“反革命”罪行，造谣说掌握了大批枪枝、弹药、有高级特务、智囊团操纵、组织严重不纯、有五年以上劳改释放犯一千七百四十三人、报社猪圈内发现三具尸体、报社运进一汽车硫酸，……等，造谣惑众，制造反革命舆论。

二十二日，赵、张看到大功告成，即召开了极其秘密的黑会，讨论所谓“报社的行动计划”。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立即跳出来任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总指挥”，指定×××、×××任副总指挥，并确定宾馆方面由×××负责，桥头方面由×××负责，报社门口由×××负责，对守卫报社的“八·一八”等革命群众进行军事“围攻”。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并恶毒的说：“就是用枪托打，刺刀挑，汽车压，也要开出一条路来。”决定行动后，在不经兰州军区、中央军委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在各部队抽调十三个连包围报社，又抽调大量部队担任警戒，并在宾馆楼上和北城墙上设有重机枪火力点，又调来一个火焰喷射器班，连夜勾结“火车头”、“红卫军”、“捍卫队”等组织，包围报社及其它“八·一八”等组织所在地。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宣布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十一时十分开枪射击了报社的喇叭。下午两点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张晓川等下令部队进占报社。此时，有的扔纸手榴弹，有的打空炮壳，有的发生走火，赵、张趁此混乱之机，传出了“八·一八”打了第一枪，打死、打伤我四名干部战士的假情况，于是命令四面包围报社的部队，向报社开枪射击，宾馆楼上无射击任务的重机枪火力点，也同时向报社扫射，共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误伤和走火伤亡指战员三十余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也惨遭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流血事件。

二月二十四日晚，在赵、张的指挥下，又派出两个连兵力，包围了民族学院。一个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宿舍，因里面不开门，即首先开枪。外面部队误认为“十·一”红卫兵开枪了，即向楼上开枪，共打死三人（一人跳楼中弹牺牲，一人因穿棉衣时，不慎衣服碰在电灯开关线上，将灯拉灭，以为他要行凶，即开枪将其打死），打伤九人，误伤战士一人。继“二·二三”流血事件后，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又一手制造了一坊残酷镇压革命学生的流血事件。

4. 大搞白色恐怖。“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被取缔以后，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勾结保守组织，穷凶极恶的对“八·一八”革命群众实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青海高原一时笼罩着白色恐怖。在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制造的“二·二三”流血事件中，打死革命群众一百七十二名，打伤一百八十七名。这个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并没有死心，就在二十三日当天，他们勾结保守组织，在全省进行了疯狂的大逮捕，把“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所谓大小头头和一般骨干，全部抓了起来，有的送进监狱和拘留所，有的在本单位软禁看管，几乎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有变相的“劳改队”。据初步统计，全省被捕入狱的革命群众有四千一百三十一人，被拘留的有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本单位软禁看管的有三千五百零四人。

他们对革命群众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采用的刑法和残酷的程度是罕见的。凡是参

加“八·一八”革命组织的群众，一律要请罪，人人写“请罪书”，逐个审查“解放”。大搞逼、供、信，使用捆绑、吊打、弯腰、跪雪地、跪板凳、跪石子、坐冷房、烟头烧、火烤、鞭子抽、压槓子、坐老虎凳、戴铁帽子、挂三十六斤重的牌子、针扎、过电、灌醋、灌水、泼凉水、手指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烤干鱼（揪住头烤脸）等五十多种刑法。被捆打受迫害的革命群众一万一千八百零二人，其中打成残废×××人，有八百四十七户家被抄。仅交通系统迫害的刑法就有三十种。汽修厂团委干事张北斗，四个人拉起他的两腿，头朝下打夯。工人宋云树等三人被在手指中间加上筷子或笔桿，然后用绳子缠上，结果把肉皮挤烂，骨头露了出来。六坊工人王振喜使用了老虎凳，把腿放在板凳上，膝盖捆住，然后垫砖，曾几次昏迷过去，至今行动不便。这个系统共被捆打四百八十人，其中有三十二人残废，两个人被逼自杀。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革命群众被斗的一千八百八十四人，其中打成轻伤二百一十四人，重伤五十四人，监督劳动五百四十四人，被捕入狱一百一十四人，抄家一百一十四户。青海氮肥厂只有一百五十多名“八·一八”队员，就捕了六十人。这个厂在保守组织一小撮坏头头策划下，勾结牛鬼蛇神，私设公堂，组织了所谓“打狗队”，搞的全厂一片恐怖，随便捆人打人，仅张国英一人就打了一百多人。全厂革命群众几乎全部被打，就连家属，甚至两岁小孩也遭毒打。队员刘明章惨遭毒打后，昏过去，被扔到雪地里，后被“八·一八”队员抬回，甦醒过来，又遭毒打，结果两眼失明。工人彭满庆被打的昏过去，就用水灌鼻子，用针扎嘴，用烟头烧耳朵。更加残忍的是，把工人马召生手上穿针，把睾丸拴上，拉着游院子。省地质局工人杨振才被斗时，给他戴了一个特制的十九斤重的铁帽子，职工家属金美珍一连打了七次，结果流产，该局仅在西宁的“八·一八”女队员就有四个被打流产。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在对社会上“八·一八”革命群众迫害的同时，还勾结省公安系统保皇组织，搜罗了一批打手，对被捕入狱的革命群众，也同样进行政治迫害。他们对被捕的同志使用了戴反铐、戴脚镣、罚跪、拳打脚踢、禁闭、不给饭吃等毒刑，任意审讯，捆绑吊打。市政公司申方田，两次审讯时，两次吊打，满口流血，硬逼他承认是机枪射手。在生活上百般虐待，上百人关在一个房子里，转身都有困难，更谈不上睡觉。病了得不到治疗，更不给病号饭。稍不如意，便给戴上手铐，甚至罚到厕所里吃饭。报社记者张汗光，因说“报社事件是个奇案”，就给戴了两天两夜的反铐，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困难。除审讯逼供外，还在狱里搞所谓开展政治攻势，把人集中起来开大会，实际上是斗争所谓头头和守狱规的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们禁止在狱中的同志唱语录歌，读毛主席语录，违者就斗争或戴上手铐。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迫害革命群众另一个毒辣手段，就是对医院的伤员也进行残酷的迫害。他们不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而是见死不救，实行阶级报复。对伤员百般虐待，打骂、罚跪、不好好治疗，有的重伤员该抢救，不及时抢救。北京红卫兵张大海同志，因没有及时输血抢救而死亡。有的重伤员不该出院的出院了，有的出了院又给送到监狱，结果死了。更令人气愤的是，伤员动手术时，少打麻药，甚至有的医生在手术台上还打伤员。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就是这样对革命群众横加迫害，这笔账我们是一定要清算

的！

三、反革命分子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

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第三条指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坊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也未搜到一枝枪。”

事实也正是这样，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篡夺军权以后，立即对中央实行封锁，极尽其欺骗造谣之能事。

1. 元月二十四日凌晨，刘贤权同志拟将军区情况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反革命分子赵永夫闻讯后，立即赶至电话站监听，随后责令电话员拆线，立即停止了刘司令员与中央的通话。中央派《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兰州军区工作组前来青海调查，他们又以“统一口径”、审查访问计划，派人陪同访问等毒辣手段，百般限制，不让采访真实情况。

2. 制造种种谣言，捏造种种罪名，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欲置“八·一八”于死地。为此，他们大力泡制反动宣传资料、反动传单、反动小册子、开动二十余辆宣传车，特别是“二·二三”流血事件后，黑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东奔西跑到各处作黑报告。更严重地是，他们竟然利用党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大搞造谣宣传，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从二月三日以后的五十多天里，他们欺骗中央、蒙蔽群众的罪行无计其数。其主要地是：

说：“八·一八”策划反革命暴乱，二十四日要血染西宁城，要到祁连山打游击……等。可是，这个“暴乱”计划，事前没有半点证据。“二·二三”流血事件以后，他们逮捕了“八·一八”领导人90%以上，抓了万余群众，搜集了两汽车又十八麻袋材料，但却找不出半点暴动计划和杀人黑名单。这些情况，他们非常清楚，但仍然继续欺骗中央、蒙蔽群众。

说：“八·一八”掌握了大批枪枝弹药，有二十一部电台，并在报社有三挺（有的说六挺）机枪，“二·二三”又首先开枪打死打伤解放军……。事实上二十三日凌晨他们出动十三个连队和成千上万的群众，将报社围得水洩不通，主要交通要道已经封锁，部队无证明也不能通行，因而报社若有枪枝根本无法转移。其次，报社内有三千多群众，若有机枪等武器是无法掩盖的，而且当天开枪的时间很短，三十分钟内部队已经冲进报社，守卫报社的群众当坊全部被捕，枪枝无法转移，自动火器的弹壳更无法拾净。另外，除“二·二三”进行搜查外，以后又组织“搜查枪枝专门小组”，两次全面搜查，连化粪池、暖气道、天花板都一一搜过，还使用了探雷器，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些情况他们也是很清楚的，但却不向中央报告，不向群众公布。更严重地是他们还将报社门口明明知道是机枪走火打死打伤的四名指战员也记在“八·一八”的帐上。“八·一八”既然没有枪，开第一枪、用机枪打死打伤许多自己的队员和解放军指战员是纯系捏造。

至于电台问题，则根本是无中生有。黑指挥部发的第三号公告中说：已经在报社查获电台。事实上却是一部半导体录音机。于是三号公告就偷偷撤销。此后，他们又组织了大量搜查、调查，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说：“八·一八”在报社行凶杀人，并有十三具尸体作证，他们“二·二三”下午立即组织了参观，并拍照上报中央。而事实却是参谋长×××叫先进报社部队的战士将附近打死的群众拉在一起，用空帐棚盖上的，因部队交接时未讲清此情况，而误会造成。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又两次请法医检验，对所谓烧死、用斧头、棍棒打死的尸体都作了详细检查，证明纯系捏造。此事他们二十四日就已经清楚，并悄悄地掩埋了尸体，但还向中央作了假报告。

为了给自己撑腰，赵永夫竟狗胆包天，假造林副主席来电，进一步蒙蔽群众，把“八·一八”牢牢地定为反革命，从而增加对“八·一八”的仇恨，挑起以后大打大捕“八·一八”革命群众的暴行。

四、赵永夫的反革命政变与王昭直接有关

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第四条指出：“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赵永夫篡夺军权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和王昭取得了联系，先后通过×××，×××向王昭发了许多黑信，取得了王昭的黑指示；又通过他支持的“公安厅临时接管委员会”，三次派秘密联络员去北京给王昭汇报情况。王昭十分高兴地夸奖赵“镇压八·一八干的好”，并指示赵“狠揭八·一八的问题”，“彻底镇压反革命”，“该捕的就捕”，“夺权不要放松”。三月四日赵又指示“军区造反派”×××、×××等二人去北京汇报“二·二三”反革命流血事件的情况，还送去了一套军装。

此外，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张晓川还不遗余力地宣扬王昭，为王昭参加反革命“三结合”鸣锣开道。说王昭“忠厚老实肯干，没有多大问题”，“王昭和×××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政治上没有问题”，甚至盗用中央名义说“中央精神对王昭是烧而不焦”。赵还在中央首长面前吹捧“王昭有干劲，群众拥护”。并打回电话说：“王昭很快就回青海，回去后要开几万人的大会，这样就站出来了”。省上的所谓“五人领导小组”闻讯后，于三月十九日派人专程赶往北京“接王昭回青海主持工作”。

上述事实雄辩地证明，毛主席、党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每个革命同志都应该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以上就是赵永夫反革命政变真相的基本情况。通过这个政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他又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也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赵永夫实行的反革命政变，完全证实了列宁和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的绝对正确。正是这个混进我们解放军的国民党反动派，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时炸弹”，在条件成熟时爆炸了，撕下了“假面具”和“遮羞布”，造了共产党的反，妄图在青海实现其资本主义复辟。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自从三月二十八日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以来，在短短的一个月中，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表示热烈拥护，坚决执行。他们说：“决定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我们从内心里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广大“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把党中央的决定看成是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最强大的动力。他们坚决按照决定办事，奋起千钧棒，迎头痛击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王昭之流，展开了大批判、大控诉、大揭发、大斗争，向党内外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已掀起高潮，以王昭为首的我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处于土崩瓦解之境。“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工作，发展很快。许多受蒙蔽的群众，也觉悟过来，主动揭发和控诉赵永夫以及张晓川、王昭之流的反革命滔天罪行。不少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积极向“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靠拢。抓革命、促生产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是，还应该看到，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为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对“八·一八”革命派进行了残酷地镇压，搞了两个多月的反革命宣传，对人身摧残，组织破坏都非常严重。很大一部分群众，特别是直接参与活动的人，中毒较深。因此，彻底恢复、尤其是肃清流毒，做好受蒙蔽群众的争取教育工作，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从当前反映来看，还存在着种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守组织中上层领导机构的坏头头。他们不甘心失败，死抱着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的大腿不放，到处煽阴风，点鬼火，阳一套，阴一套，表面上是人，暗地里是鬼，造谣惑众，唆使受蒙蔽的群众对抗中央决定。同时，一些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很深、中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欺骗宣传毒害很大的一些人，还没有真正觉悟，彻底划清界线。

当前，从全省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中共中央的“决定”怀疑，不相信。认为“决定是假的，没有毛主席批语”，“没有盖章子”，“报纸没有公布，电台没有广播”，“这样的中央文件谁都可以印发”，“是不是调查了，我们怀疑”等等。甚至煽动一些人去北京告状。二是原则上拥护，具体不通。对“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不看主流，只看枝节，不看大方向，只看某些缺点。认为“全省‘八·一八’是革命的，我们单位不是革命的”，“给全省‘八·一八’平反我同意，给具体人平反我不同意”，“解放军战士是互相射击打死的我不相信”等等。三是抗拒抵制。少数保守组

组织的坏头头，实行阳一套，阴一套，表面解散，暗地活动，负隅顽抗。有的则以集体请罪为名，欺骗群众，逃避斗争。甚至挑拨群众组织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公开散布什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我们犯了错误是解放军指示的”等等。至今拒不为“八·一八”等革命群众平反。

根据这些情况，当前主要任务仍然是继续深入地、不折不扣地、百分之百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掀起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新高潮。具体说来，也就是坚决贯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公告》中所指出的各项任务。第一号公告指出：目前，青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认真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批判青海省以王昭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王昭、赵永夫、张晓川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进一步恢复、发展和壮大“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权创造条件，坚定不移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回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工、农、牧业生产大跃进的新高潮。重点讲几个问题：

一、坚定不移地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青海问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首先发现和亲自批示的。这个“决定”是毛主席的声音，是对我省广大革命群众的最高指示。它是搞好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锐利武器。对中共中央的“决定”采取什么态度，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相信还是怀疑，是执行还是抵制，是百分之百的执行还是阳奉阴违，明一套，暗一套，是区别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毛主席说：“我们站在那一边？……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要正确认识“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必须认识，支持不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什么调和、折中，也不能有私心杂念。因此，真正拥护和执行决定，就要坚决相信“八·一八”，支持“八·一八”，靠拢“八·一八”。否则就不是真拥护决定，就不是真执行决定。我们希望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积极地向他们靠拢。

二、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立即掀起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高潮。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同时，还要向以王昭为首的我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放跑了真正的敌人，我们会犯错误。因此，我们一定要把火力集中到这个大方向上来，打一仗人民战争。

在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时，要抓住这样几个方面：向刘

少奇的《修养》发起猛攻；向《清宫秘史》发起猛攻；向以王昭为首的我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猛攻；向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发起猛攻。

方法要多种多样。可以开大会，可以开小会，也可以大小会结合，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和斗争。要掀起大字报高潮，在本单位贴，在大街上贴。要大出传单，从各个角落揭发他们，把他们的全部罪行揭发出来，与群众见面，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出动宣传队，上街宣传，深入厂矿宣传。还可以出动已经有的宣传车。总之，利用所有的宣传工具，进行宣传。确实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保守组织要分析研究，这些组织中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耐心地帮助他们，在控诉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王昭之流的斗争中，争取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而起来造保守组织的反，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于保守组织中顽固坚持错误观点，死保王昭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坏头头和幕后操纵者，要加以揭露、批判，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四、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要认真学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和《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等有关文章，对于干部要进行全面的阶级分析，对于确实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要坚决支持。“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对于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和死保王昭的分子，坚决把他们揪出来，揭深、批透，斗倒、斗垮、斗臭。

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反复学习，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以及中央有关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等指示和军管会有关公告，正确认识和解决革命和生产的关係。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充分讨论，迅速建立和健全革命干部、左派代表参加的生产班子，恢复生产指挥系统，恢复和健全生产制度及劳动纪律，迅速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六、积极的开展大批判，为大联合创造条件。上海市第六女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大斗争中，才能有好的大联合；也只有大联合起来，才能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这条经验对我们青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习和实践。当然，我们说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们的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派大联合。希望革命的同志们，为我省及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夺权而努力

奋斗!

在进行上述工作中，各革命组织都必须把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反对，坚决抵制。要认真组织，加强领导，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当前中心任务，学好用好，狠抓破私立公，更好地实现革命群众的思想革命化。

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北京来电

时 間：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晚十二点

来电人：首都紅代会作战組組長姜德旺、呂水恩

接电人：紅代会赴青海毛澤东思想宣傳隊王濱有

来电內容：

四月二十七日晚九点，中央文革小組關鋒、戚本禹同志召見了青海捍衛隊、總部、貧下中農紅衛軍、火車頭等保字號組織赴京上告的全体人员。

首先關鋒同志講話：

青海問題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解決的，他們很關心青海，中央決定不能對抗！有人在接待站要打倒劉賢權同志，你們有的是共產黨員，應該站在黨的立場上，不然你們會犯更大的錯誤，中央決定上明明寫着劉賢權同志全權負責解決青海問題。

你們大多數是受蒙蔽的，過去受蒙蔽不怪你們。到現在還這樣，你們這裡有些人不是受蒙蔽的！你們貼大標語（指打倒劉賢權的）這樣不好！對文化大革命不利，希望你們從青海事件上接受教訓，提高警惕。你們為什麼不反映青海出了一種東西要打倒劉賢權？！

我講這些話可能有些人不滿意，但我相信大多數人會理解的，我講這些不管你們是歡迎也罷，不歡迎也罷，反對也罷，你們以後會明白的。

今天是批評你們，不是鼓勵！

其次戚本禹同志講話：

你們經常有人到中南海請願，我們本來不想見你們！因為青海問題已經解決了。聽接待站說：你們還進行對抗中央指示的活動。以“捍衛隊”為首的赴京上告團要打倒劉賢權，打倒保劉（指劉賢權）派，（這時關鋒同志插話：保劉派是中央！保的對嘛！）攻擊八·一八的大方向是錯誤的，說你們的大方向是對的，你們不要再犯錯誤了！你們不要聽趙永夫、王昭的話，要聽中央的話。你們來了一百多人，你們來的人再多，中央的決定也不能動！（此時舉例：下午陳伯達、康生同志接見內蒙四千多人的上告團，把他們罵一頓，趕他們回去，叫他們趕快覺悟過來站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你們大多數是要聽毛主席的話的，但是你們後面還有人。有那么一兩个人在接待站還貼大標語，你們還動員老太太，動員帶小孩的婦女，你們為什麼把她們叫來？！你們向外地寫信告急，（此時關鋒同志又插話：趙永夫搞八·一八的時候你們為什麼不告急？）你們的信里寫的口號，有“打倒楊植霖”、“打倒劉賢權”，最後才是打倒趙永夫。趙永夫是青海的頭號反革命，你們把他放到最後。他是國民黨特務！劉賢權是從井崗山就跟毛主席的，經過長征，以後到四野解放東北，又下去解放中南，後來調到青海當司令員，是革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抗日時在山東。趙永夫鎮壓革命群眾你們支持，而老紅軍你們要打倒，你們錯了！大方向錯了！立場錯了！

你们口头上也是要打倒赵永夫，但做的是反对刘贤权，赵永夫不敢干的你们干了。谁反对刘贤权？是赵永夫、张晓川，他们打了刘贤权两天，就是沒有打死，他们也不敢打死，你们做的事赵永夫高兴，你们其中是有一两个要给赵永夫复辟，拥护赵永夫，不是拥护刘贤权的。（讲到这里首长十分生气）

反革命分子打死我们的学生、革命群众，你们不反对，中央给八·一八平反，你们倒有意见。你们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立场问题！

你们到接待室拉我们的同志到天安门去辩论，去就去！这是北京！不是赵永夫统治的青海！要是我们的同学听到了发生武斗，我们管不了！看你怎么收场！

在青海问题上你们错了！革命群众都拥护刘贤权。我们调查的很清楚，开了很多会，你们不要存在任何幻想，这是铁案如山的！不能动！那时候我们找你们找不到，现在平反了，你们倒来了，你们站到哪里去了？！

相信你们大多数人是好人，赶紧过来，不要再受蒙蔽了！八·一八的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说八·一八队伍有些不纯，你们也不纯！相比起来，你们更不纯！你们有赵永夫、王昭，是反革命，这是最大的不纯！在青海问题上，看你们站在刘贤权这方面，还是站在赵永夫一边！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在青海刘贤权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你们站错了！出身好也不行！大学生也不行！不要站错队伍。分清是毛主席的兵马，还是刘少奇的兵马！

站错了还不回头，这会不犯错误？在青海，写打倒刘贤权大标语吃不开，你们到北京来贴也吃不开！

现在是你们的立场问题！你们的口号不是打倒赵永夫，心里是喊打倒刘贤权！

王昭是彭、罗、刘澜涛的人，你们要回青海反对王昭、赵永夫。承认错误参加革命。（关锋同志插话：王昭还有一伙，不是一个人，下面还有人。）你们提打倒杨植霖，实质上不是指杨植霖，而是刘贤权。

你们有的要恢复组织，不要恢复。那些组织都臭了！“捍卫队”“火车头”散了就散了！你们还抱着臭东西当香花！？你们那些组织不解而散，剩下你们这几个孤家寡人，还要恢复？！你们去参加别人的革命组织吧！我向来就是这个观点。还要恢复捍卫队，都臭了！干了那么多坏事，还要恢复。“火车头”用小锤子打了那么多人，组织肯定不纯！你们赶紧回青海去！！

首都红代会赴青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最高指示

一切結論产生于調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所謂八·一八拥有大批武器电台 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材料之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参加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所组织的“搜查枪支专门小组”人员所揭发的材料，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现将他们揭发的部分材料公诸于众。

一、二〇五部队参加所谓“联合指挥部”的部份同志揭发：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们对报社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未发现枪支弹药。以后再次对报社戒严，又进行了两次全面检查，并使用了探雷器，不仅没有搜出一支枪，连一个空弹壳也未搜出。此后，又得出这样的结论：枪支肯定不在报社，载移出去了，并提供了上百条线索。但经专案……调查，均系道听途说或逼供、分析而来的。至于电台问题，先说省委家属交出了电台，经去人核实，是一部助听器；后来又说供电所交出五部电台，经查证，这些电台是该所因工作需要而购买的，并在四清中展览过，根本没有启用过。

二、原“搜查枪支专门小组”负责人陈××同志揭发：“二·二三”事件后，原非法的“联合指挥部”，指定我带领八人（部队五人，公安厅三人）搜查报社内的武器。我们使用了三部探雷器，并找了一批群众协助，根据报社和人民浴池的地形特点，分片、分项目，对可能隐藏武器的疑点、地面、壕沟、煤堆、垃圾、粪坑、锅炉房、暖汽道、上下水管道、化粪池，以至屋顶、天花板、用具、衣箱和有关人员，都进行了搜查，结果未找到任何枪支。同时，我们又对当时认为可疑的弹道方向进行了分析，对弹着点进行了挖掘，并从小孩手中收回弹壳来鉴定，发现这些弹壳与弹丸都是部队现有装备的子弹。其中只有一枚七九弹壳，但不是新打的。另外，还对所谓“有枪的百余条线索”逐条进行了调查，均被否定。经过几天搜查之后，我因事离开西宁，但听说继续查找，也未发现任何枪支。

三、原“搜查枪支专门小组”成员梁××、白××、彭××三同志揭发：三月十一日“联合指挥部”搬进西宁宾馆后，又把我们三十余人抽去继续找枪。我们除在报社各个角落又进行了查找外，主要是对外边群众反映的所谓“线索”，进行了查对，但均无

结果。“联合指挥部”里的一些反动头目，急需弄到一支枪，就对我们施加压力说：

“你们无能”，“你们怎么搞的，想想办法吆”，“现在展览馆里什么都搞好了，就是缺一样——报社里的枪！”等等。我们只好每天查找“线索”，直到三月二十七日“联合指挥部”解散时为止，始终没有查获报社、人民浴池有枪。这些情况，赵永夫、张晓川等人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们为了掩盖其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一直不敢向外公布，使广大群众受到欺骗和蒙蔽。

以上情况说明，报社内确实无枪。他们造谣惑众，混淆视听，是为了欺骗群众，达到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死党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革命的同志们，要站隐立场，擦亮眼睛，向他们的罪恶活动猛烈开火，彻底清算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滔天罪行！

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委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

最高指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

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

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

“青海日报”社内十三具屍体的真相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材料之二)

二·二三事件以后，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等人，利用《青海日报》社内的“十三具尸体”，大肆宣扬“八·一八”的所谓“杀人罪行”。为肃清他们在群众中进行欺骗宣传的流毒，现将有关同志揭发的部分材料公诸于众。

一、青海省军区司令部石××证实：二月二十三日十四时，我跟部队由东侧进入报社，发现院内打死了一些群众。在入口右边有一个打死的群众，倒在火堆上，裤角正在燃烧，我当即叫战士拖出火堆。当时机房楼口北侧（距楼约二、三米），架着一顶棉帐篷，里边是空的。十四时三十分左右，有些群众和零散军人亦来到现场。我怕群众见了影响不好，就叫×××部队，把打死的人集中在一块，并用帐篷盖了起来。不久，我们就撤出了报社。某部队杜××召集当时现场有关人员座谈时，也证实尸体原来是分散的，后来才集中到一起，并且向非法的“联合指挥部”作过汇报。

二、原非法的“联合指挥部”负责检验尸体的负责人杜××，二月二十五日在向“指挥部”领导人所作的“关于报社后院十三具尸体的检验报告”中说：二月二十三日午，部队进入报社后，发现十三具尸体，分两堆，都用帐篷盖着。有的认为这是被“八·一八”杀害的。为弄清是用什么凶器和怎样杀害的，二十四日晚和二十五日上午，我们先后两次，找来三名法医两名军医，进行了检验。情况是，十三具尸体的瞳孔都比较清亮，他们死的时间大体在二十三日。十三具尸体中，有十一具是枪伤致死的，两具是刀伤致死。（公安厅法医事后又补充说，其中有一具可能不是刀伤，是弹丸变形，增大了伤口。）

三、省卫生防疫站沈××等二十六位同志证实：头骨破裂的女屍，是防疫站的一位革命群众。二十三日，他们在印刷车间楼上，一起守护报社。听到枪响后，大家立即卧倒，郭守珍同志在窗口观察，不幸头部中弹牺牲。

同时，据法医检验证实，这位牺牲的女同志头皮外翻，系弹丸在头部爆炸破裂，不是斧头砸破。

四、公安厅法医周××检验认定：两具烧伤尸体，两脚烧伤部分比较均匀，有裂口，无红肿、出血现象，应为死后慢火烧伤，不是硫酸烧死。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赵永夫、张晓川散布的所谓“八·一八”在报社内，用斧头、铁棒和硫酸杀死和烧死了十三名群众的“滔天罪行”，毫无根据，纯系捏造。二月二十四、五日，原“检验尸体小组”将检验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以后。他们怕部队和地方广大群众知道事实真相，便威胁有关人员说：我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外讲；如有人问此事，就说继续展出尸体会影响报社生产；天热了，影响卫生。更严重的是，他们在基本上弄清了事实以后，仍以此向上报告，继续进行欺骗宣传，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欺骗广大群众，欺骗部队广大指战员。受蒙蔽的同志们，赶快猛醒吧！赶快站起来与这些罪魁祸首作坚决的斗争！

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最高指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玩弄阴谋，篡夺军权，在军内大搞白色恐怖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材料之三）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就是混进我党、我军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他就参加了閻锡山匪军，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又爬进了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接受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反动训练，并加入国民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伪“东北军五十三军”中，积极为蒋家王朝卖力，直接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赵永夫混入我军以来，其反动本性未变，一直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继续施展国民党军队的一套伎俩，野心勃勃，觊觎兵权。在高等军事学院时，就不安心工作，抱怨组织上没有提升他，多次要求到省军区，企图掌握实力，搞独立王国。一九六四年调青海军区以后，赵永夫看到有机可图，便跃跃欲试，阴谋实行反革命复辟。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赵永夫为实现其反革命篡军目的，近一两年来特别活跃，不遗余力地大造舆论，极力把自己装扮成革命派，到处吹嘘自己是“战场上闯过来的”、“到外国当过顾问”、“高等军事学院当过主任”。恬不知耻地逢人就表白自己的“功劳”，如何如何“正确”，还经常以个人名义印发所谓“经验总结”、“调查报告”，以此喧扬、扩大自己的影响。对别人则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进行打击，把省军区的领导同志攻击得一无是处，说这个人“软弱无能”，那个人“没有原则性”，“×××本身有许多问题，还能站起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狡猾的很，你们要提高警惕！”早在去年十一月以前，就把矛头对准省军区党委书记、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污蔑刘贤权同志是“一言堂”、“瞎指挥”。更恶毒的是无中生有，到处散布刘贤权同志与三反分子罗瑞卿“有关系”，居心叵测，企图以此把刘贤权同志打翻在地，置于死地。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就是这样不择手段的为他实行篡军反党

开辟道路。

元月二十三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号召。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省军区党委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作出了支持“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的正确决定。但是未等决定付诸实施，就被赵永夫破坏了。军区党委作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还不到三小时，就由赵永夫的追随者×××等人出面，召集机关干部，宣读了事先似好的“紧急呼吁”，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造反！造反！造反！”在他们把持下，选出十五名“造反代表”，组成所谓“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连夜印发所谓“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悍然宣布刘贤权同志为“一小撮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污蔑军区党委的决定是“欺骗手段”，并“宣布无效”。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看到大事已成。便急急忙忙跑出来以“造反指挥部”“顾问”的身分，向群众“亮相，同其追随者一唱一和，进行表演。×××说：“赵副司令员是常委，积极支持我们，是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赵永夫说：“我本来反对刘贤权说了算的作法，党委讨论支持八·一八，我是反对的。（实际上他在常委会上已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并说：“你们造反好的很，我当然支持你们！”

这个“造反指挥部”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子，在赵永夫的直接指挥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军区党委分庭抗礼，非法设立了“秘书组”、“联络组”、“接待组”、“宣传组”、“材料组”，组织了“战斗团”、“战斗队”，推翻了机关内部各级党政领导，夺取了指挥、作战、通讯、宣传、运输等一切权力，并下了许多禁令。例如：“凡重要电报都要经过赵付司令员审批才能发出。”“今后一律不能以私人名义发报”（指首长；赵永夫例外）。“军区干部去其他部队必须带介绍信。”凡军区首长、党委开会，必有赵永夫的追随者×××参加监听，点了头才算数。而所谓“造反指挥部”开会，也必有赵永夫的“指示”。至此，整个军区的大权由赵永夫一手控制，军区党委和刘贤权等领导同志的权利被剥夺净光。

毛主席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凶相毕露，丧心病狂地大肆推行“拿枪的刘邓路线”。一方面对“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另一方面在军队内大搞白色恐怖，排出异己，进一步为其反革命复辟扫清“障碍”。他们对军区其它领导同志和干部、战士、家属实行高压政策，限制人身、言论自由，恣意践踏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对不同意他们观点、与之斗争的同志进行围斗、辱骂、殴打、绑架、搜身、封门、监禁、逮捕等等骇人听闻的迫害。二月十五日晚兰州军区党委关于“青海日报”社问题的三条正确指示下达以后，赵永夫公然违抗军令，组织十二人，星夜兼程，冲进兰州军区机关闹事，阴谋绑架兰州军区首长。赵在西宁，坐阵指挥，亲自给兰州军区打电话威胁说：“你们必须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不撤销三条指示，我们的人就不回来”！与此同时，更唆使其追随者，蒙蔽一部分群众，对刘贤权同志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武斗。他们借口刘贤权同志将兰州军区的三条指示透露给了“八·一八”，从党委会议

室强行拉出，反扭双臂，揪住耳朵，在地上拖来拖去。从一楼拖到三楼，又从三楼拖到一楼，拳打脚踢，百般折磨。强迫刘贤权同志写信，打电话，要求“八·一八”撤出报社（被刘贤权同志严正拒绝）。之后，将刘贤权同志从军区转移到某部队关押起来，限制了一切自由。付司令员张江霖同志因反对“二·三”部队游行，赵永夫便向群众煽动说：“张江霖这人坏得很，跳出来了，可疯狂啦，你们要好好的搞他一下子。”结果张江霖同志遭到多次残酷围斗。×××因误入非法“联合指挥部”，被赵永夫发现后，当作“奸细”捆绑起来，用毛巾塞住咀，拉到某地非法审讯，轮番围斗十几个小时，禁闭了三天四夜。这个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鼻青脸肿，不象人样。赵永夫所使用的这种国民党法西斯手段，曾一度造成部队之间、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戒备，人人自危，造成了严重恶果。广大干部和战士，是一定要清算反革命分子赵永夫这一笔帐的。

革命的同志们，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篡军反党的阴谋已经确凿的摆在大家面前。我们应该立即站出来，坚决反对它，打倒它。你不打倒他，他就要打倒你，使我们青海变颜色，使社会主义的青海，变成资本主义的青海。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向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猛烈的开火，彻底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打倒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打倒张晓川！打倒王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最高指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是篡夺军权镇压 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材料之四)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撕下画皮，赤膊上阵，勾结张晓川，篡夺军权，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妄图扭转历史车轮，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推翻了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以后，为了巩固其反革命军事政变，进而篡党篡政，便首先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积极操纵西宁驻军。一月二十七日晚，赵永夫和张晓川秘密策划之后，第二天张晓川就抛头露面，打着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奔走于驻军领导之间，大肆散布对军区党委的不满，大搞反革命串连。与此同时，赵永夫也在驻军领导面前煽阴风、点邪火，说“军区党委瘫痪了，没有人敢负责，大小事情都得找我解决。”“军区常委粘粘糊糊。”这两个阴谋家一明一暗，一唱一合，采取欺骗手段，把西宁驻军串连在一起，张晓川出面“领导”，与军区党委相抗衡。这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阴谋篡夺西宁驻军领导权的第一步。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为了彻底搞垮军区领导，进一步操纵驻军，一面挑动军区机关所谓“造反派”攻击军区领导；一面挑动西宁驻军个别领导向军区党委施加压力。二月八日，赵永夫唆使张晓川出面，串通和煽动各部队个别领导，强迫军区党委承认他们片面决定的“二·三”武装游行是“革命的行动”，打击军区党委的威信，给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撑腰壮胆。在赵永夫和张晓川的精心策划下，他们又采取先斩后奏的卑劣手段，要挟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在既成事实面前同意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报社的非法行动，当即遭到“八·一八”革命群众的抵制。刘贤权司令员等革命领导干部，对“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抓住

这个机会，给刘司令员和张江霖副司令员扣上“里通外国”、“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挑动军区机关所谓“造反派”进行殴打、围斗和软禁；对不支持他们的其他领导同志进行控制和隔离。从此，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完全霸占了军区的领导，黑手遮天，横行无忌。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在彻底搞垮了军区的领导之后，又玩弄阴谋，窃取了西宁以至全省驻军的领导权。二月十七日夜，赵永夫和张晓川在驻军领导干部会议上，有意转移议题，突然提出成立所谓“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的问题。由于与会人员毫无思想准备，政治嗅觉不灵，致使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阴谋得逞。后来，他们又借口“联合办公室”名气太小，不经研究，把“联合办公室”改为“联合指挥部”。赵永夫自以为得计，跳出幕后，和张晓川亲任联合指挥部核心领导小组的头头，总揽一切大权。他们重用亲信，排斥异己，行动诡秘，欺上瞒下，独断专行，不少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向上反映情况，连核心领导小组的有些成员都不得而知。赵永夫和张晓川就是这样把持了非法的“联合指挥部”，通过“联合指挥部”篡夺了全省驻军的领导权，欺骗广大指战员为其反革命复辟效劳。其用心何等恶毒！

赵永夫继承了历史上反革命刽子手的衣钵，走上了篡党篡政必须首先篡军的反革命道路。他勾结张晓川，玩弄阴谋，利用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采取欺骗手段，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是篡夺军权，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

最高指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关于青海民族学院流血事件的真相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材料之五)

继二·二三事件之后，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等人，为了继续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扼杀青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竟然不惜挑起民族纠纷，对青海民族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武装镇压，再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二·二三事件以后，青海民族学院的革命群众组织“十·一红卫兵民族团结战斗团”的战士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坚持真理，继续斗争。二月二十四日，在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张晓川等人的决策下，又擅自派出部队，于深夜十二时强行冲入青海民族学院，包围了西边的四幢楼房。在零点四十分左右，竟然命令部队向几幢楼房开枪射击，打死打伤革命学生十二人（其中亡三人、伤九人）。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张晓川之流，除了对该院革命师生进行野蛮的法西斯屠杀之外，接着又进行了非法的搜查和捕人，逮捕了“十·一红卫兵民族团结战斗团”的二十多名负责人，并将该团的革命战士统统赶出大楼，强迫他们高举双手跪在地上达五小时之久，直到二月二十五日凌晨才予以释放。

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后，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张晓川等人，继续玩弄阴谋手段。他们一方面封锁消息，不向中央作任何报告；另一方面放出谣言，污蔑手无寸铁的青海民族学院革命师生首先开枪，以蒙蔽群众。但在赵、张的指示下，对民族学院进行了长时间的搜查，并未搜出一枪一弹。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用心何其毒也！

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青海民族学院发生的流血事件，是二·二三事件的继续，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张晓川等人同样要负完全责任。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张晓川等一小撮坏蛋,是我们各族革命人民的共同敌人。全省各族革命群众,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加强民族团结,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并肩战斗,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把青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最高指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勾结王昭，篡夺党政大权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之六）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昭的勾结，是有其历史和政治根源的。

赵永夫要篡夺青海地区党政大权，实行反革命复辟，必须有人扶持。去年十一月召开的省三级干部会上，由于刘贤权同志揭发了王昭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勾结的一些材料，使王昭大为惊慌。为了掩盖其罪恶活动，维持其政治地位，王昭极需联络党羽，排除异己。于是，王、赵勾结，妄图打倒刘贤权同志，篡夺青海党、政、军大权，便由此奠定了基础。

赵永夫操纵了非法的“联指”，控制了西宁地区部队，镇压了“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之后，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便迫不及待的和王昭取得联系，抬出王昭的死党及其追随者，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一面攫取了党、政、军、文大权，一面不遗余力地筹备反革命的“三结合”，企图为夺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在此期间，赵永夫支持的所谓“公安厅临时接管委员会”，曾三次派人到北京向王昭汇报情况。王昭不仅夸奖赵永夫“这次（镇压八·一八）干得好！”并指示“要狠揭‘八·一八’的问题”，“要彻底肃清反革命”，“该捕的就捕”，“夺权不要放松”。三月四日，所谓“军区机关造反派”的两名“造反者”，奉赵永夫指示，随带非法的“联指”和所谓“军区机关造反派”的全部传单，到北京向王昭汇报了“二·二三”事件的全部经过，并向王昭进一步搜集了对刘贤权同志恶毒攻击的材料。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所谓“造反者”，还送去了一套军装。此行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王昭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死党，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是埋藏在青海省的一颗定时炸弹。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竟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极力为王昭涂脂抹粉，乔装打扮，大肆吹捧，大造舆论。到处宣扬王昭“忠厚、老实、肯干，没有多大问题”，“王昭和×××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政治上没有多大问题”，盗窃中央名义，说：“中央精神，对王昭是烧而不焦。”甚至，赵永夫竟敢在中央首长

面前吹嘘王昭“有干劲，群众拥护”，并向青海打电话说：“王昭很快就回青海了，回去后要开几万人的大会，就站出来了。”王昭及其死党，也为其回青海主持工作，作好了一切安排。这一系列罪恶活动，把王昭、赵永夫、张晓川之流，在青海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嘴脸，就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正当赵、王篡夺青海党政大权的反革命罪恶活动，即将得逞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象一声春雷，击破了这一小撮跳梁小丑的迷梦。

“蚍蜉撼树谈何易”。赵永夫、王昭、张晓川之流，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被粉碎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伟大胜利。但是，这个反革命逆流的遗毒很深，影响很大。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宜将剩勇追穷寇”，在掀起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潮中，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使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最高指示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是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之七）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篡夺军权之后，就开始了残酷镇压“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罪恶活动。

二月十八日，赵永夫、张晓川认为彻底摧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正式成立了非法的“联合指挥部”。二月十九日，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头目会议，再次拼凑所谓“八·一八的反革命罪行”，竭力主张“把整个八·一八（定）为反革命组织”。二月二十日赵永夫和张晓川开始秘密拟定“作战计划”，并“接见”了一些群众组织代表，指使一些保守组织夺八·一八的权。二十一日，赵、张又召集头目会议，确定二月二十三日宣布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武装强占报社。二十二日，赵永夫亲自担任“总指挥”，进行战斗部署。这就不难看出，反革命分子赵永夫镇压革命群众的决心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狠。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为了武装镇压“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思想准备和反动宣传。他们给“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八·一八准备暴动”、“八·一八杀死了许多群众”、“八·一八在报社内有大批石灰、硫酸和枪支，准备动武”等等。接着，他们又大肆散布“不动武不能解决主要矛盾”、“不流血不死人，不可能”的反动论调。在“联合指挥部”的一系列会议上，赵永夫不断煽风点火，鼓吹动武、大干。他在布置战斗任务时，杀气腾腾地说：

“干就要干到底，如果他们阻拦，就首先用纸手榴弹轰开”。甚至暗示部队说：“见了头头可以打（枪）、动武的也可以打。”张晓川还说：“如果他们用斧头、棍子动武，我们就要坚决地干，难道我们手里的枪是吃素的吗？”因此，在赵永夫、张晓川一手炮制的“行动方案”中明确规定：“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二月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层层下达战斗任务时，更明确地规定：“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

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赵永夫还怕“参战”部队对他的作战“意图”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再次召集会议动员说：“一定要强占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张晓川把长期策划的反革命阴谋付诸实行了，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狠下了毒手，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张晓川，是直接杀害三百余名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也是直接杀害三十多名解放军干部战士的刽子手。二十三日，赵、张之流一直呆在宾馆黑指挥部里。这些反革命阴谋家，一不缺军事知识，二不缺实战经验，然而，在这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地方，却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他们命令部队四面进攻，到处打枪，造成了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大量伤亡，而赵永夫犹嫌不够，又调来一个喷火器班（未用），并恶狠狠地说：给我往死里烧，彻底摧毁“八·一八”的顽固堡垒！

下午三点，枪声刚停，赵永夫、张晓川等人，匆匆忙忙奔赴现场。他们作贼心虚，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他们离开现场不久，便层层传达“统一口径”。于是，所谓“敌人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干、战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等等谎言，就编了出来，企图逃避罪责，嫁祸于人。同时，他们还给“八·一八”编造了大批罪名，可是他们搜遍了全城，翻阅了两汽车另十八麻袋的材料，也没找到半点他们所谓的八·一八的“反革命罪证”。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王昭、张晓川，就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在我省的代表人物，“二·二三”事件，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是反动势力所进行的最疯狂的阶级报复，也是他们反革命面目的总暴露。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照妖镜”的照射下，他们的狰狞面目已暴露在全省人民面前。但是，敌人还没有完全投降，反动势力还相当顽固，因此，全省革命人民、红卫兵小将、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并肩战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开展大揭露、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的革命运动，团结广大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掀起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最高指示

許多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敌人軟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則几年、十几年，多則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顏色了。

对革命群众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之八）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对守卫报社的革命群众实行了极其残暴的血腥镇压之后，又对全省革命人民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其手段之毒辣，刑法种类之多，迫害程度之残酷，真是令人发指！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为了彻底扼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遵照王昭的旨意，操纵非法的“联合指挥部”，层层下达黑指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对革命群众必须“彻底肃清”，什么“该捕的就捕”，“只要一经发现，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在他们的黑手上，确实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在他们的策划下，把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监禁起来，遭到残酷镇压和迫害。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就拿西宁××单位来说，三千多名八·一八队员，被打成重伤的四十三人（十八人被毒打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三位孕妇流产。二十二人至今未愈），被打成轻伤的二百一十四人，被迫自杀的一人，被抄家的一百一十四户，监督劳动的一千三百八十四人，几乎全部队员挨了斗争，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被綁在电线杆上达五小时之久，以致舌头冻硬不能说话才予放回。特别残忍的是，他们把已经怀孕四个月的×××同志，抓住头发拖到楼梯上让其滚下，当即昏死过去，致使流产。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操纵的非法“联合指挥部”，对勇于坚持斗争的革命同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恶毒地使用国民党的手段，压制群众运动。公开指示其御用组织对这些同志“要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决不施仁政”。他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使用种种刑法，进行迫害摧残，妄图以武力使这些同志屈服于他们的反革命统治之下。仅青海省××单位就有“坐老虎凳”、“挂铁牌”、“火钳烫”、“烤火炉”、“烟头烧”、“跪三角铁”、“捆铁丝”、“罚跪”等三十多种刑法。他们用细铁丝将重三十六斤的大木牌，挂在一位工人的脖子上，然后又在木牌上钉钉子，并抓住木牌来回摇晃，直到铁丝勒进肌肉。××被毒打流产后，非但不予治疗，竟当即捆绑起来带着满身血跡送进监狱。有的被拴在自行车后面无止境的跑，有的把人倒提起来往地上撒，

致使七窍出血，有的用尼龙绳向肉里锯，真是残无人道！

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在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以后，又以“收缴枪支”、查获“暴动计划”、“杀人黑名单”为借口，更加丧心病狂地迫害革命群众。他们以“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方法，大搞查枪运动。在他们的指挥下，逼、供、信成了一股黑旋风，遍及各个角落。许多同志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施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酷刑。工人×××被诬陷为“要持刀杀解放军”，便从工厂扭打至公安厅后，两眼失明，昏死过去。公安厅未收，又拉回工厂，扔到雪地里。其他同志抢救甦醒后，竟又送到公安厅。为了强迫×××承认杀人计划，交出凶器，将其毒打至死。然后，向鼻孔灌凉水，甦醒后又用烟头烧耳朵，并以针灸的长针刺通嘴唇，横穿手掌。这个同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面貌全非，不象人样。转业军人×××同志从部队上带去几发子弹，就被咬定有枪。他刚从外地回来，一下火车就遭到一个通宵的毒打。还将他的衣服剥光，用麻绳一头捆住脖子，一头捆住生殖器，强迫他直腰站立，并打翻在地，踩其腰部。甚至还把他拉到院子里游街，命令他一面敲锣，一面高喊：“我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打聋耳朵、踢断筋骨、鼻梁、撕裂耳朵、内脏受伤、神经失常、半身不遂、全身颤抖，以及虐待伤员至死等等，更无法计算。

是可忍，孰不可忍！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死党的毒辣手段比国民党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革命群众的鲜血，绝不会白流，血债要用血来还！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于阶级敌人，你不打倒他，他就要打倒你；你不革他的命，他就要革你的命。资本主义一旦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赵永夫的反革命政变及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训，再一次证明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到底！同青海省以王昭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到底！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斗争到底！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让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永世不得翻身。把政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的手中，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二·二三”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向“二·二三”负伤的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最高指示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二·三武装游行是镇压革命左派的反革命行动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之九）

二月三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等人，打着“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旗号，操纵西宁驻军进行的所谓武装游行，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动，是残酷镇压“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序幕。

“二·三”武装游行，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一手策划出来的。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与张晓川狼狈为奸，积极勾结王昭的死党分子省委×××和公安厅×××，共同密谋镇压“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阴谋诡计。在元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日期间，赵永夫和张晓川亲自主持，连续开过三次黑会，专门研究所谓“八·一八的反革命罪行”，以及如何通过武装游行来镇压“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的具体部署。在这几次会议上，赵永夫一直狂妄地叫喊：“要把刀把子切实掌握起来，采取统一行动，把‘八·一八’作为反革命组织来打击，要从个别镇压（八·一八街道组织）到整个镇压（八·一八革命组织），用武装游行煞住他们（八·一八）的反革命气焰。”在元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上，赵永夫就已决定第二天（二十九日）武装游行，后因得知“八·一八”在这一天召开夺权誓师大会，为了怕在群众中造成军队支持八·一八的影响，而临时决定改变了时间。在二月二日的“紧急”会议上，张晓川根据赵永夫的意图，施展了更加阴险毒辣的伎俩，突然决定要把所谓“镇压反革命”和武装游行结合起来，用公安机关的名义，正式逮捕北小街、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开门整风中清洗的几名反坏分子，并游街示众，然后以武装游行表示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张晓川公然对抗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他主动提出游行部队一律乘坐汽车，要多少给多少。因此，他竟利用职权擅自决定动用二百五十多台战备车辆，不惜耗费国家资财。二月三日，在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等人亲自指挥下，终于演出了一场镇压革命左派的武装游行丑剧，把西宁全城搞得乌烟瘴气，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对“二·三”武装游行这种反革命行动，以刘贤权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当即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张江霖副司令员亲自到西门外，对赵永夫、张晓川等人提出严重警告，指出“二·三”武装游行是镇压革命左派的反革命行动，令其将游行队伍立即撤回。“八·一八”的革命战士更是威武不屈，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英雄气概，揭穿了赵永夫、张晓川之流武装游行的反革命阴谋。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张晓川之流，仍不甘心“二·三”武装游行的失败，便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一方面颠倒黑白，吹嘘“武装游行是成功的”；另一方面造谣惑众，污蔑“八·一八阻止解放军游行”。在武装游行后的第二天，赵永夫、张晓川还派人到“八·一八”各革命组织进行“抗议”。他们为了混淆视听，强迫驻军“统一口径”，还专门印发了所谓对“二·三”武装游行需统一解答的几个问题。这些反革命分子做贼心虚，于二月八日竟向青海省军区党委无理取闹，要挟军区党委承认他们的非法武装游行是“革命行动”，要作出“正确结论”向中央上报。这就更加暴露了赵永夫、张晓川等人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让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以及王昭、张晓川之流去向隅而泣吧！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最高指示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强行夺取《青海日报》 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罪行之十）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王昭，张晓川之流，对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青海日报》，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早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从八·一八等革命派手中夺取过来，以卡断革命左派的喉舌，为其镇压革命群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

二月初，赵永夫等人迫不及待地把王昭的党羽、省委写作组组长史克明等人，找到军区机关，策划扼杀新生的《青海日报》的阴谋。赵、史二人竭力主张“封闭”《青海日报》，并由史克明草拟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他们这一阴谋，由于遭到军区一些领导同志的反对，未能得逞。接着，赵永夫等人，便“甩开军区”，连连召集秘密会议，确定二月十二日接管《青海日报》。十一日晚，兰州军区严厉批评了赵永夫这种错误作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对此，赵永夫之流，不仅毫无悔改之意，还大骂向兰州军区反映情况的同志胆小、怕事、右倾。随即，赵永夫指使×××把军区常委从睡中叫醒，拉到他的办公室，煽动机关所谓“造反派”，威逼常委表态，以便为他夺取新生的《青海日报》，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毛主席说：敌人“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赵永夫、张晓川以及王昭的死党，接管新《青海日报》的罪恶活动，不仅受到兰州军区的多次批评和阻拦，也受到被他们派去进行“军管”的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但是这些野心家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他们胡说什么“我们向中央报了，中央不表态，就是中央默许了”、“兰州军区管不着，我们决定了，就要坚决地干”。于是，他们连夜调兵遣将，带上大批抓人的黑名单，终于在二月十四日采取了“军管”报社的行动。

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为纠正赵永夫的错误，挽回影响，作出了关于部队立即撤出《青海日报》社的三条正确决定。对此，赵永夫恼羞成怒，趁军区常委讨论撤兵问题之机，一面指派专人通风报信，煽动驻军对抗兰州军区指示；一面唆使所谓机关“造反派”的头目，到处大喊大叫，说“军区首长开黑会”、“从报社撤兵就是向敌人投降”。当即冲击了常委会，威逼军区党委作出抵制兰州军区党委的决定。

与此同时，赵永夫又指派一名副司令员，带领十一名干部，星夜兼程，奔赴兰州。这个所谓“告状团”，到达兰州军区，冲上办公大楼，一不汇报，二不讲理，人人腰挂枪支，气势汹汹，拍桌大骂。从上午十时到晚上九时半，他们采取绝食、威胁等手段，逼迫兰州军区党委承认“错误”。他们还把一辆小汽车停在办公楼前，准备随时开动，把兰州军区首长抓回青海。前线在兰州，指挥在西宁。赵永夫等人，在十一个小时内，打了十一次长途电话，甚至狂妄地逐字逐句地“批判”和“审查”兰州军区常委的每一条决定，硬逼兰州军区常委先后八次开会讨论“青海日报”问题。他们公然宣称：“我们青海驻军，对你们信不过，你们管不着”、“不撤消三条决定，不承认错误，我们的人就不回来”。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采取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手段，夺得《青海日报》社之后，在报上大登特登什么“反革命罪行”，什么“请罪书”，并指令报社开辟登载所谓八·一八“反革命罪行”的专栏。他们还以“军联”这个名义，发布政策，甚至公然提出将《红旗》的重要文章《把革命放在首位》放到其它版去，而把他们的黑文章“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放在第一版。竭力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扭转革命潮流。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跃而为革命干部；捍卫队等保守组织，一跃而为革命“左派”。最后竟把所有群众组织解散。这样，他们把《青海日报》变成了他们镇压革命群众、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把我省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毛主席说：“想要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却在胜利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像一轮红日，驱散了满布青海高原的毒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再次照耀着我省二百万人民。王昭、赵永夫、张晓川之流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被粉碎了。新生《青海日报》又回到了革命派手中。但是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在我省的代理人的影响远未肃清，革命任务还很艰巨。因此，全体革命同志必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首长关于青海问题谈话纪要》系被接见者根据记录整理。纪录上原话可能有出入，但保证精神无误。此纪要請勿外传，請勿翻印。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